

文

獻

徵

存

錄

文獻徵存錄卷五目錄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閻若璩子詠 李鎰 吳玉搢 宋鑒

惠周惕子士奇 孫棟 余蕭客 江聲

顧棟高吳鼎 梁錫璵

陳祖范王峻

藍鼎元

徐文靖

江永胡匡衷附

胡天游

文獻徵存錄卷五目錄

一 有嘉樹軒

杭世駿

沈世楷清趙

方婆如信吳

陳倬

撰沈嘉祿趙

昱子一大觀

吳穎芳

陳兆崙

齊召南

全祖望

沈廷芳

周京

施安舒瞻

朱仕琇

兄仕玠官崇

褚寅亮

朱筠

程晉芳

沈炳震

弟炳翼炳謙

黃任

高其倬

厲

鶚

符之恆

法式善

錢載

鄭燮

沈德潛

文獻徵存錄

卷五

目錄

二

有嘉樹軒

文獻徵存錄卷五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閻若璩

子詠

李鎰

吳玉搢

宋鑒

閻若璩字百詩又字潛邱先世居太原縣西塞村五世祖西渠業鹽災始遷山陽祖世科萬厯甲辰進士布政司參議甯前兵備道父修齡郡學生詩筆甚工母丁仙窈亦善詩若璩幼受書即好深思然質甚魯愚百徧始略上口性又善病母每禁其誦讀遂聞記不復出聲如是者將十年一日自覺豁然再觀舊所研究本了無疑滯以爲積苦精力之應也年十五補諸生由是好學不

倦博通經傳常集陶宏景皇甫謐語題其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甯日其勵志如此遭母喪疏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者又一年父諭之十百不肯去其性行淳篤如此古文尙書出晉梅賾唐初命孔穎達爲正義其書大興然正義尊注若經而穎達於書序祖乙圯于耿傳云圯于相遷于耿則疑爲不辭蓋奉敕帖釋注文未可直言特於此微申旨趣也若璩年二十讀尙書卽疑其僞其後遂著論以破之略曰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以後安國獻之占

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融鄭元皆傳古文據鄭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曰亾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鄭雖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邪又云古文傳自安

國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書石經得其正今晚出書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賢陽剗則剗剗鄭作臚宮剗割頭庶剗與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文見於洪适釋者五百四十七以晚出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晚出書五十有九年異晚出書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與今文又不同乃知晚出之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固言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註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

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出湯誥又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實非古文湯誥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於論語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傳又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詮釋不同如此豈出一人之手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爲古文者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

誓之當虞舜在上禹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言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跽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安得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旣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語之出魏晉間又一佐證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次以癸亥甲子是爲一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

肅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
雄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
揚子雲親見古文故其言如此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
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斥孔
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
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
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譌之證
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
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
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
之非孔竊王而何定其書名古文疏證凡八卷黃宗義

爲之序若璩遊淮南馮景見其書遂亦撰淮南子洪保
攷古文尙書自敘云閻子倡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
曰洪保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
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南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
南子云最後錢塘孫志祖讀若璩書又因疑孔傳卽王
肅所僞作立論證之皆自若璩發其端也若璩讀春秋
以改月改時爲非作解曰事有爲當代所通尙習聞習
見隨人舉及言下輒知此屬某彼屬某不復煩疏解者
三正之通於民俗亦其一也予嘗以豳風七月詩言月
夏正也言日周正也周禮大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歲
建寅也一篇一宮之中已交錯言之然猶曰字有不同

也若何以卒歲夏正之歲也曰爲改歲周正之歲也月
令季秋曰來歲秦正之歲也季冬曰來歲夏正之歲也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夏正之十月也十月之交朔日辛
卯周正之十月也臨卦至于八月有凶商之八月也玉
藻至於八月不雨周之八月也月令孟春乘鸞路夏之
孟春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臣工詩維暮
之春周之孟春也論語莫春者夏之莫春也明堂位季
夏六月改時與改月也左傳襄十四年正月莫春不改
月與時也君牙夏暑雨冬祁寒不改時及其不改氣者
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卻不改節者也左傳
昭十七年當夏四月建巳也於商爲四月建辰也武成

惟四月顧命惟四月建卯也郊特牲歲十二月孟子歲十二月建亥也伊訓十月二月三統歷商十二月建子也夏小正十月二月凌人十二月建丑也四代之制類連錯舉昭昭別異然猶曰書有不同也若曾子一人口中病於夏畦夏夏之夏也秋陽以暴之秋周之秋也趙岐注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郝仲輿曰周以五六月爲秋陽光燥烈金遇火伏暴之極乾也夫以暴物極乾言有不須午未月之陽者乎同一絳縣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晉爲七十三年在魯則七十四年也同一史蘇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晉則合在魯中隔一年也所以者何用夏正周正之不同不惟此也昭元年正月趙

武相晉國祁午曰于今七年及至秋醫和曰于今八年
所以者何昭元年正月仍晉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
年秋則晉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以至三統厯殷十
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周正月殷十二月
洛誥傳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日爲夏之仲冬夏仲冬
周孟春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王衡指孟冬漢以十
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蟬鳴秋
樹閒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
令殷人乃正月楊升庵曰唐人不辨而自了然也是也宋
儒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於地理之學必精
審其山川形勢山川沿革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

子謂并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
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後至其地參以目驗乃知故滕
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
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見孟子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
釋地一書餘論若干篇附焉又謂先儒以大學傳文出
於曾氏門人之手但見誠意章引曾子說謂古者弟子
之於師方稱子耳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
一爲曾申餘皆曾參則是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
其師若謂大學止一引與他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內
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
高弟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

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子路甫八歲點不過六七歲童子豈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論語孟子集註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氏不當以施爲語聲若據言經尙書爲善其言他經精審皆此類也康熙中舉博學鴻儒

世宗在潛藩頗知其名接見有加禮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在京師見編修汪琬五服考異頗亦糾謫之琬謂人曰閭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答云王應麟有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漢世不以喪服爲諱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講經之家可襲其迷謬乎尙書徐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奉

敕修一統志罷職歸置書局於包山後移嘉善縣再歸
崑山皆以若璩自從同人輯其言論以爲一書名閻氏
碎金若璩撰錄至多獨自重其尙書疏證自寫四本每
卷有跋一寄其友王宏撰藏於華頂一遺羅浮山靈一
居士其二本則置之千頃堂傳是樓焉嘗校王應麟困
學紀聞時下己意爲之箋釋

世宗覽之尤咨賞又著錄古文百篇則以其師吳一清
所授不敢僭也其所作古文尙書疏證朱子尙書古文
疑毛朱詩說四書釋地四書釋地餘論孟子生卒年月
考宋劉攽李燾王應麟馬端臨逸事潛邱劄記博湖掌
錄日知錄補正喪服翼注及眷西堂許劒亭秋山紅樹
文獻徵存錄

卷五

閣竊窺居詩集凡數十卷若璩論人物嘗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至李天生汪鈍翁則斥爲私造典禮杜撰故事顧炎武示以所撰日知錄若璩頗譏彈其失炎武歸卽改定重黃太沖又嘗歎曰太沖之徒粗其負氣不下多如此四十三年卒年六十有九嘗著孔廟從祀末議條目十一事曰孔廟祀典宜復八佾十二籩豆曰孔門從祀顏曾之外當廣十哲爲十二哲德行三人閔子冉伯牛仲弓言語三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人子游子張子夏曰秦冉顏何宜從祀縣亶宜補祀曰公明儀宜從祀樂正克宜進於兩廡曰曾申申詳當從祀曰河閒獻王劉德當入

從祀曰諸葛孔明當入從祀曰范仲淹當入從祀曰蔡元定當進於兩廡曰黃幹當援蔡沈之例以進曰兩廡先儒位次多凌躐當釐正之乾隆十二年檢討阮學浩上之計自康熙五十四年補祀范仲淹於西廡雍正二年復祀秦冉於東廡顏何於西廡增祀諸葛亮於東廡縣直樂正克黃幹於西廡乾隆三年以有子升配東序若璩私議已上見

列聖施行矣若璩嘗語弟子曰昔在徐尙書邸夜飲公曰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何所本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用秦伯用孟

明事不知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盧索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于詠字復行從新城王士正學爲詩官中書舍人

李鎧字公凱順治十八年進士知蓋平縣與若璩同舉博學鴻詞試授編修修明史累遷內閣學士著讀書雜誌史斷新城王士正稱之

吳玉搢字山夫官鳳陽訓導疾俗儒不知六書之義爲書以明之言假借尤審有金石存說文引經考六書述部敘考別雅山陽志遺行於世

宋鑒字元衡安邑人乾隆十三年進士浙江常山知縣量移於鄭擢判廣東南雄好言小學嘗謂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訓詁無據乃採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爲說文解字疏甚有條理更爲益以附備二說水部沛字本遼東水名附訓爲澤借訓爲大爲仆此見於經傳者若見於史者如漢禮樂志神哉沛師古注沛疾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沛然改容師古注爲感動又大人賦沛艾赴螭注張揖曰沛艾駮駮也則謂之備也

附者說文無此訓以經注訓附益之也鑒又有易見尙
書類鈔尙書考辨漢書地理考及詩文集藏於家

惠周惕

子士奇

孫棟

余蕭客

江聲

惠周惕字元龍初名恕吳縣人父有聲以九經教授鄉里與長洲徐枋友善周惕少從枋遊治經又學詩於汪琬王士正在淮陰又執贄焉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遭父憂不與試三十年成進士授庶吉士改密雲知縣因與諸子興聖寺看杏花賦詩自廣其意云西勾之西花爲國暈碧裁紅鬪顏色杏花今歲開獨遲不共棠梨作寒食嫣然一笑破寺中恰是詩人在遷謫嬉春寶馬空當當盡是看紅不看白楊郎愛惜攜酒過花欄日底相婆婆清香泥人著裯席酒鱗瀉影搖紅波花如有情解留客到手莫負金叵羅春風去矣綠陰合明日花老

君如何又權歌云秋光瑟瑟半江紅花事闌珊到水荳
昨日芙蓉今日老一年生怕鯉魚風又有句云花浮小
盞三投酒乳潑深鑪七品茶宛然堯峯家數也周惕通
毛詩以二南皆房中樂非關睢至芣苢八篇述后妃身
事屬后妃鵲巢采蘋屬夫人雅以音別大小不關政事
正雅變雅美刺錯陳謂正詩錄善事爲正雅民勞六月
之後爲變雅其說無所取天子諸侯皆得有頌魯有頌
非僭士正稱其言博而辨可備一家之言

國朝初善說詩者先有吳江陳啟源著毛詩稽古篇爲
唐以前專門之學又與同縣朱鶴齡審正詩通義故詩
通義頗采啟源說也周惕卒於官其撰詩說凡二卷又

著易傳春秋三禮問及研溪詩文集惠氏自周惕以善說經聞其後世世以古學顯矣

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又字半農長洲人父周惕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生士奇遂以名之年十二善爲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名流激賞熟精文選弱冠補諸生人戲謂之卿熟史記漢書試爲我誦封禪文士奇應聲吟唱終篇略無遺脫康熙四十九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士奇少讀史以天文樂律二志難通及踐館閣篤志精力求審推步之理參以西法算數遂明論交食云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

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恆星天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厯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

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其說音律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鍾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筵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鍾筵之黃鍾宮爲正宮小呂筵之黃鍾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

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
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
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箏箏
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遂之七音生
於宮孔黃鍾遂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
自中暉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小呂餘遂及琴放
此於是成交食舉隅及琴箏理數考書出嘉定王恪見
而好之餘莫能解也癸巳乙未再充會試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王頊齡湯右
曾及士奇對由是受知五十八年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

命士奇祭炎帝陵舜陵故事學士以上官得奉使祭告
三垣得此異數也五十九年秋主湖廣試俄督廣東學
政遷右中允三歲滿超遷侍讀學士督學政如故嶺表
荒遠居是官者多不舉其職士奇砥課生徒有背念五
經背寫三禮左傳者必甄擢之人士一藝可見亦蒙延
引南海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皆傳其業稱惠門
四子苞苴至門一切斷絕粵人慕其清德祀於潮之龍
山及惠之西湖以配韓愈蘇軾在粵東試士危坐堂上
背誦史記前後漢書不遺一字諸生皆驚尋坐修城事
罷官起侍讀久之謝病歸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
文王而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
文獻徵存錄

卷五

古
有嘉樹軒

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元以爻辰虞翻以納甲所說不同指歸則一難可偏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違背先儒創爲虛象好異之士不擇而從之蓋輔嗣之易興而古學微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象皆徵實乘實言虛豈其理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公羊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

信國史惟篤守其師說師所未言以意逆之故所失常
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互有得失不可
偏廢後世有王通者爲大言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
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說夫春秋無
左傳則二百四十年旨焉如坐闇室中矣公穀二家卽
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
其善者而從之若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
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亾也左氏最有功
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
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
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

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
譌者故讀從之後世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
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況賈
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棊之類皆不能疏所讀
字亦不能疏輒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
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
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甚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
其近古也其所著交食舉隅二卷琴瑟理數考四卷易
說六卷又鈔春秋雜事以禮緯之爲半農春秋說十五
卷又援據舊籍列考漢制周制并及古音古義爲之詮
敘疏通爲禮說十四卷大學說一卷時術錄四卷初父

周惕學詩於王士正汪琬士奇亦雅好構屬父子詩翰
風流滔滔不愧名士送徐亮直使琉球詩有鯨眼常明
無月夜鸞身能使不帆風之句時以爲可敵劉禹錫煙
開鼉背千層黑日射鯨波萬點金也其詩集曰紅豆齋
小草初郡城東禪寺有白鴿禪師所種紅豆周惕居在
香溪之北移植一枝於庭枝葉扶疏久而彌茂因繪紅
豆新居圖賦紅豆詞十首自號紅豆山人人因稱爲老
紅豆先生稱士奇曰紅豆先生士奇子棟爲小紅豆先
生故士奇詩集名紅豆齋小草又有半農人詩咏史樂
府南中集采蓴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卒年七
十一子七人

棟字定宇又字松崖士奇子也初爲吳縣學生員改元和籍家有藏書日夜研誦精力不勌門戶素稱清德棟又早有令名然泊然自守無仕進意篤志好古經軌注疏史取裴張小司馬顏籀章懷注諸子稱莊列荀楊呂覽淮南舊注亦竝討之小學準爾雅六書依說文及急就章經典釋文漢魏碑碣至玉篇廣韻以下非所屑也其高自建志如此乾隆中舉經學一至京師尋罷歸棟嘗論孔穎達爲周易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亨於岐山皆文王後事也棟辨之云明夷六五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

其子作茲茲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茲茲其與亥子
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閏於亥孳萌於子該
茲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於明
明不可息故曰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學不識七十子傳
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臣
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
施讐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
陰陽氣無箕子其子者萬物方茲茲也賓據古義以難
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讐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與讐賀
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
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

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譖也讐賀嫉喜而并及賓班
固作喜傳亦用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
孟學故馬融俗學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
鄒湛以漫衍無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
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亾鄒湛
譏荀諝而周易之義晦郢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
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
秋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
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
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
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說乾之四德

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從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
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氣始生東方爲仁故云
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
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言乾坤交也乾六爻
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
成兩旣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貞也
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旣
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旣
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旣濟屯三爻
變革四爻變皆成旣濟隨三四易位成旣濟无妄三四
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旣濟臨二升居王位三爻又變而

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云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動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蓍之數八者卦之數蓍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蓍之數未成卦也又因易義而悟明堂之法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

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昊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雖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

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無疵癘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穎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淨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注禮記亦云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觀諸侯或巡守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

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
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儀禮覲諸侯則設方明故
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
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傳謂天之司盟非也
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園丘方澤之爲
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
之祭無配天之事故魏明帝謂漢氏四百餘年廢無禘
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以朱
子本義經文乃程易非朱易程子從王弼朱子經文一
依古易故文有不同者皆爲改正本義或不備乃取語
文獻數存錄

類及程傳補之附呂祖謙音訓閒取說文廣韻增入竝
廣以漢儒說也嘗以王弼多俗字依蔡氏石經唐石經
九家京房鄭康成虞翻王肅蜀才說文釋文何休公羊
傳韋昭國語注及漢碑易其經字數十條若噬嗑明罰
勅法釋文云勅俗字當從飭繫辭掘地爲臼掘當作闕
改之無據仍闕疑焉又謂漢時康成不輕改今文易大
有九四象明辨遷也鄭注云遷讀如明星皙皙繫辭言
天下之至嘖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惡而不可亂也
鄭於下句注云嘖當爲勦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置鄭云
置當爲德晁氏云德古文類貫字因相亂聖人之辭所
以極深而研幾也范式碑云探嘖研機是古易皆作機

鄭云機當爲幾幾微也今王弼本直作鄭所訓字失其
本矣後儒謂鄭氏好改字豈其然乎於書不信晚出古
文爲古文尙書考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
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
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
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
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史公從安國問故故當可信
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又
嘗言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
因以起其家逸書十餘篇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
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如堯典放

勛古文勳見說文辨于羣神辨古文徧見儀禮注禹貢
九江入賜大龜入古文內見南宮中鼎賜古文錫見儀
禮注嶠豕導養養古文養見說文洪範曰涕悌字之譌
古文以悌爲圜金縢周公奔楚事論衡以爲古文家說
皆無可疑者後之學者無可考證反以史記爲今文耳
又殷本紀所載湯征湯誥皆逸書十篇中文也棟於毛
詩無專書其爲九經古義說詩有三卷謂毛公詩傳大
毛公作非毛萇大毛公名亨魯人著故訓傳見詩譜及
初學記韓詩章句薛夫子撰非薛漢薛夫子名方回字
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著春秋
左傳補註六卷敘之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

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
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
間與諸儒相違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
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
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
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尙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薦
艾獵用世本爲叔敖之兄同盟於亳城北用服虔本證
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
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爲吳子餘祭亦取服虔
說及秦周伐雍門之荻以秦周爲地名本呂覽懷大篇
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於秦周高誘注云秦周齊城門

名萬者二人用吳仁傑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
廢訓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有據依非同
臆撰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
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
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
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
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
春秋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
戾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
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子爲
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於子夏案桓譚新論云左氏

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亦爲春秋殘略多
所遺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
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
於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
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
案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著書
言天子廟數及賻贈槨含之善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
詎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
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廿二年
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
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

鄭康成云穀梁善於經也其說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
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出訓
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
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
棣逸詩可誦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爲
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小問篇以爲古語參分天
下而有其二周志程典篇之遺文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又論爾雅曰
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

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爾雅以觀於古故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撰九經古義益都李文藻見其書善之卽爲開雕粵中故粵中先傳其本也晚尤好易探撰孟喜虞翻京房干寶鄭元荀爽易注附下己意成易漢學八卷其易例二卷則博采舊說以發明易之本例也又著周易述立慈明仲翔義爲準式列宋咸及康成令升諸說於下依序注之自制疏講凡二十三卷書未成疾病故自草至未濟十五卦序卦雜卦兩傳闕焉棟又有周易本義辨證二卷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以爲禘行於明

堂明堂法本於易也其九經古義二十二卷古文尚書
為二卷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諸史會最如干卷王士
正精華錄訓纂十卷謂感應篇與抱樸子內篇所記略
同證為魏晉人作為太上感應篇箋註二卷九曜齋筆
記二卷松崖筆記二卷竹南漫錄如干卷松崖文鈔二
卷乾隆二十三年卒年六十有三錢大昕曰子嘗論宋
唐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夸心得
下者勦襲人言以為已有儒林之名徒為空疏藏拙之
地獨今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
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棟弟子
甚眾錄其知名者

朱蕭客字仲林長洲人少便好學既事棟益自磨礪唐以前經說頗多闕遺蕭客求補之繙覽訓典旁及九流故事苟有可錄登卽付之楮翰歲月旣久篇帙略備乃加詮次以類相從所見或頭尾不全或二文互異無暇損併割棄悉以存之其采用前籍古記謹著其目於下用備異日詳正知其不由臆撰曰古經解鉤沈凡三十卷書將成欲再校補會蕭客疾病乃急梓行之故戴震以爲疵又有已見皇侃論語義疏者則海東足利本出於鉤沈旣行之後無害其爲精博也病愈損其目生徒求教但以口授與舉人江筠時人稱爲盲先生又有爾雅釋注雅別鈔八卷文選紀聞三十卷音義八卷雜題

三十卷選音樓詩拾若干卷嘗遊直隸總督方觀承屬
修畿輔水利志至京師無所遇卒年四十七弟子朱敬
輿江藩最著名

江聲字叔湮又字艮庭先世居休甯遷於吳爲吳縣人
少與其兄筠入學讀尙書卽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年三
十五師同縣惠棟受所著古文尙書考又讀太原閻若
璩古文疏證乃集漢儒之說以釋今文成尙書集注音
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字一條尙書集注音疏前
後述外編一卷其辨泰誓曰馬融書敘曰大誓後得案
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
謀同詞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

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
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
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紂禮記
引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
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大誓皆無此語吾見書
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略舉五事以明
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正義案融之意以泰誓非伏生
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尙書大傳乎大誓惟四
月天子發上祭於畢云云大傳旣引其文矣其所以不
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

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教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錄其片語而不傳其遺文是其不能記憶之驗也然則泰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以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泰誓三篇適五十七無泰誓則不符其數又李昉集注尚書於此泰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泰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

惡在其可信耶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婁敬
說高帝常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旣
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
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論語紀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覲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
爲神怪謂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
詒我來牟帝命率育卽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
爲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
以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泰誓皆無有又案湯誓
篇傳自伏生旣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

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註論語堯曰篇不敢直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況秦誓亦猶是耳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無逸其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於伏生不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旣傳之後歐陽夏侯遞相師承猶不能無闕佚況秦誓經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佚耶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

造必不敢張空拳以自吐其胸臆竝不敢出神奇以駭
人之觀聽將摭拾典籍以供補綴依據誼理以爲干城
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官故留此
閒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
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
缺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輯故無諸傳記所引之
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聲精治說文病後
世深求考老轉注之義至以篆迹求之著六書說謂建
類一首卽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也同意相受卽
凡某之屬皆从某也治小學者以爲允陽湖孫星衍通
之云爾雅肇祖元胎之屬始也亦建類一首肇祖元胎

皆爲始亦同類相受說文此類甚多推考老之訓如口部之咽噏也噏咽也走部之走趨也猶之考注老老注考矣其同在口部走部卽建類一首聲以爲然戴震疑貫全部則義太廣聲折之曰若止考老爲轉注不已隘乎且諧聲一義不貫全部乎聲與震以學相重其和而不同又如此平生不肖爲俗字尺牘書疏皆依說文其寫尙書灋水依淮南作塵汝乃是不獲依爾雅義作孟人頗怪之遂不改也內行甚修對家屬如賓客然色甚和悅不妄取孫星衍以一縑贈累書千言卻而後受之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不仕卒於家年七十九聲常欲舉經子古書繩以說文去其俗字命曰經史子字準繩

又爲論語竢質俱未成其尙書集注音疏及說一卷又
恆星說艮亭小慧各一卷世皆傳之

顧棟高

吳興

梁錫璣

顧棟高字復初一字震滄又自號左畚無錫人康熙六十年成進士補中書坐公事免職歸少治春秋篤好左氏學晝夜研誦每懷忿懣家人以左傳一卷置其几上怡然誦之不復問他事矣晚遂博洽六藝雍正十三年江蘇巡撫顧琮舉應博學鴻詞乾隆十五年

詔天下有經明行修之士具以聞公卿舉者數十人

敕取其所著書審測其學之實書既奏於是棟高與常熟陳祖范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璣同授司業

召見問治道之要棟高曰當以儉德示天下棟高辭祿詔以年老許之卽家繫六品銜朝野以爲榮尋掌教淮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三

有嘉樹軒

陰雅歌談經生徒甚盛

皇太后萬壽詣闕祝釐數被引

對曲加恩禮旣辭去將發

製七言詩二章美之

高宗幸江南又

賜御書加二秩爲祭酒世稱包咸桓榮以經學取進今
茲遭遇殆復過之儒生稽古之殊榮實

聖朝崇化之盛德也棟高目壯至老懃懃訂述抽翰授
牘常若不及夏月閉戶不見一客卸衣解鞵據案而坐
執卷玩索膝搖動不止每仰視列屋而笑人知其所著
一通畢矣其標致如此然所著最善惟春秋大事表百

三十一篇又有毛詩類釋及續編二十四卷棟高不信
晉梅賾古文尙書作尙書質疑二卷又有大儒粹語二
十八卷震滄集若干卷年八十一卒於家乾隆三十年
諭曰儒林亦史傳所必及果經明學粹不遺韋布豈以
品位拘如近日顧棟高輩終使淹沒無聞邪史館推本
上意立儒林傳焉

吳鼎字尊彝與兄鼐竝通三禮鼎又治周易乾隆九年
舉人十六年薦舉經學授司業累遷侍講學士因事降
侍講鼎嘗依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例輯宋俞琰元龍仁
夫明來知德等十家爲十家易象說又有易例舉要東
筦學案皆著錄於四庫書

梁錫璵字確軒雍正二年舉人以薦舉經學與吳鼎同授司業食俸任職不爲定員遷祭酒又擢少詹事錫璵著有易經揆一始被薦卽錄上之

高宗嘉焉敕將鼎錫璵所著經學翰林中書各謄寫一部紙札給於官人皆異其眎遇以爲至榮也

陳祖范 王峻

陳祖范字亦韓常熟人家貧爲諸生授徒自給雍正元年舉鄉試秋試禮部中式年四十八矣以足疾不與殿試明年再策士鄉人皆請祖范赴禮部祖范曰諸君子意良厚然吾少無宦情今往徒自苦耳及今尙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亦不得自止也遂不出僦廛華匯之上執冲慕道清靜以自養求執業者裹糧相從不肖出門候人惟長洲沈德潛宜興儲大文嘗一詣之蹇裳輦閒率爾休暢祖范嘗謂人曰吾老是鄉矣居有頃詔天下設書院大吏聘爲蘇州紫陽書院院長移徐州之雲龍又換安慶之敬敷終主揚州安定書院或一年

或二三年輒辭去人問其故愀然曰士習未醇師道不立懼上負朝廷而下招物議也又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可以處焉吾不求仕而久據之人縱不言吾自覩汗無盾矣乾隆十五年公卿皆以經學薦將徵詣京師祖范年老終不肯起

天子重之卽家拜爲司業人以爲異授也祖范學行高明習戴氏學善言禮嘗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別漢時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亾則適孫承之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赴立長

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古之爲人
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
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
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
以奉宗祀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之
貽卽攘臂而爭此禮所稱與爲人後者與資軍之將亡
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能
葬則主喪者不除惟改葬則總者不可以無服送至親
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葬
不除之禮卽吉已久忽焉反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
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

假用改葬之總事畢除之或亦亾於禮者之禮也或問
祖父母之喪父爲長子旣服之矣未及葬而父死及其
葬也嫡孫承重可乎答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故有改
葬之服而無葬服又安得有爲葬而承重之服且承重
云者承先祖之重爲之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於居喪
之時今沿承重之名以葬可也若未承重於居喪之日
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實旣不符且歿其父之曾居
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又問甲爲庶出旣貴封其母母後
甲亾甲之子議所服或曰宜如父在爲祖父母期或曰
宜如父歿嫡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二者安從答曰禮時
爲大古人嚴厭降之義生母服最輕禮失而母以子貴

遂僭而竝嫡至明太祖之制極矣然至今承用之此時也若論禮之大常雖服期已失厭降之義若論居喪者之自處則有因時爲宜稱者矣父而存爲其母斬衰三年月以來之時制也父歿而用適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之制於律雖無明文亦無明禁體其父之隱而爲之服重於心亦甚安觀過知仁君子當矜而與之必格以嫡庶之分斥爲不韙試思身爲庶子旣不可卑其母身爲庶子之子又可卑其父之母乎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謂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未求文字先觀圖象偵矣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顯然以數往知來爲先天圖之注腳未免牽合儒者於經所無則信之於經

所明言則疑之何也論語謂朱子不信小序是其謹慎
亦卽其師心自用詩體格古今不同作詩之故亦古今
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闊絕指陳時事譏切
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意上觀三
百篇故於小序覺其迂闊牽強而難信也說論語賢賢
易色云主夫婦言也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車暈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
也這端夫婦道理極大若賢人之賢交友一倫已包之
矣又與人論太史公書謂孟堅譏子長先黃道而後六
經此子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尚
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可謂之後六

經乎列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爲世家稱老子不過云
古之隱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
爲廟號匹夫而躋世家卽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
餘人合爲一傳卽堂廡崇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
隱然以孟子爲主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辨子長已有先
覺竊謂孔子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廟庭亦
不爲過而班氏譏之代父受過子長不辭然不得不爲
之表白也詩學白居易有與星旋釋云爾我各異趣青
山爲之媒爾心與山靜我心對山開山意不將迎能通
彼我懷書聲雜梵唄瓶鉢偕尊罍大道固無礙何從起
嫌猜推窗月皎皎梅花點蒼苔答任翼聖云析理戒穿

鑿守道無窮通皆理趣獨標也年七十九終於家所著有經咫一卷掌錄二卷司業詩文集八卷弟子著籍者甚衆同縣侍御王峻主事顧鎮孫夢達進士湯愈皆其高足矣

王峻字次山號艮齋常熟人與同里宋君玉俱有名號爲王宋以國學生應京兆試中雍正元年舉人考授中書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厯典浙江貴州試乾隆元年又典雲南試志氣嶽嶽聲譽噪都下二年詔開言路遴朝官有德望者改除御史都御史彭維新彊很而忤無學術拜官甫三日具疏劾罷之直聲震於臺省俄遭母憂去官服除養病不出累主揚州安定徐

州雲龍蘇州紫陽各書院性剛直褊急見人之長則咨
賞不去口通地理之學嘗以水經注經注混淆欲審正
之取唐以後水道之變遷地名之同異注所未及則摭
正史及傳記與近代志乘補之名曰廣注書法樸李北
海所書碑碣盛行於吳下年五十八卒有艮齋詩文集
若干卷行世又漢書正誤四卷正小顏之誤其水經補
注則繕具藁草未成書也

藍鼎元

藍鼎元字玉霖福建漳浦人藍氏之族多習武藝鼎元少孤力學博覽前籍意氣岸然觀海廈門浮舟過浙江之舟山乘風南去沿南澳海門以歸自謂此行多所得人莫能測也逾冠補縣諸生儀封張伯行撫閩表章洛閩之學獨禮鼎元及蔡世遠陳夢林世遠進士後官至禮部侍郎夢林少遊四方總督滿保征臺灣屬夢林參軍事大師平賊返將薦授以官夢林辭諸大臣多欲推轂者卒不果竟以諸生老鼎元肆力於宋明先儒之書周覽世務慷慨有大略伯行常曰藍生經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也遭大父母及母喪杜門十餘年歲薦飢作

餓鄉記以自廣康熙六十年朱一貴叛於臺灣總督滿保檄南澳總兵藍廷珍統師赴之廷珍鼎元從兄也請鼎元與俱海中風濤澎湃不測軍事旁午爲羽檄數十紙搖筆立成所條畫無不中至七日則賊破復從廷珍招降人殄遺孽撫流民綏番社人歲餘始返著論曰臺灣地數千里其民幾數百萬守土之官有道府縣令大小佐貳雜職又有總兵官副將叅將遊擊守備大小弁目額兵七千有奇糧儲器甲舟車足備顧承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教官吏孳孳以爲利數沈湎樗蒲連宵達曙本實先撥賊未至而衆心離雖欲不敗不可得已曩者臺地止府治百餘里鳳山諸

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不敢至今則南盡郎嶠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曩者大山之麓野番嗜殺人莫能近今則羣入深山雜耕番地甚者傀儡內山臺灣山後蛤子難崇爰卑南覓等社亦有漢人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屬禁不能止也地大民稠綢繆不可不密郡治有水陸兵五千餘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以四五百里山海要區民番錯雜之所竝淡水郎嶠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諸羅地千餘里淡水守備僻處天末自八里岔以下尙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門半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海口岸皆當防汎戍守近山又

有野番出沒以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遠散不足以樹威此杞人所終夜思而不能寐者也欲謀善後之策非增兵設官不可今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更設一縣管轄六百里其錢糧合之番餉歲徵銀九千餘兩草菜一關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設一守備兵五百淡水八里岔設一巡檢佐半線之所不及羅漢門故賊藪宜設一千總兵三百駐其地使千餘里聲息相通又擇實心任事之官爲臺民培元氣寇亂風災大兵大疫而後民之憔悴極矣然土沃而物產多但勿加之刻剝一二年可復其故惟化導整齊均賦役平獄

訟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
聽開墾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一年而民氣靜二
年而疆圉固三年而禮讓可興化生番爲熟番熟番爲
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夫土地有日闢無
日蹙經營疆理則爲戶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爲盜
賊倡亂之所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
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番
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爲
措置者也又言臺鎮必不可移駐澎湖哨船更卒繚斗
旋兵必不可易大吏采其言奏聞其後諸羅遂分置一
縣曰彰化縣且建鎮於臺灣矣鼎元復爲臺灣巡道條

十九事曰信賞罰懲訟師除草竊治客民禁惡俗儆吏胥革規例崇節儉正婚嫁興學校修武備嚴守禦教樹畜寬租賦行墾田復官莊恤澎民撫土番招生番時頗違其言雍正元年選拔貢太學三年校書內廷分修大清一統志六年冬以大學士朱軾薦引

對奏時務六事凡五千餘言

世宗善之授廣東普甯知縣踰月攝潮陽縣事潮陽連歲大飢多逋賦鼎元揭榜告民減耗米除苛累民爭趨納妖女林妙貴惑衆置於法籍其居爲棉陽書院民心大洽忤惠潮道樓儼誣鼎元以賊罪未結儼遷爲按察使因周內成獄坐免官總督鄂彌達至頗才鼎元且知

其冤留之幕府十年具疏白鼎元受誣狀徵詣

關引

對權知廣州府

賜賚褒異抵官一月卒年五十九鼎元尤善治盜及訟
師多置耳目劾捕不少恕然治獄多所平反論者以爲
如杜延年嚴而不殘著鹿洲初集二十卷東征集六卷
平臺紀略一卷女學一卷棉陽學準五卷鹿洲公案二
卷修史試筆二卷潮州府志若干卷

徐文靖

徐文靖字容尊號位山當塗人雍正元年文靖及荆溪任啟運常熟陳祖范同舉江南鄉試主司黃叔琳詫曰吾得三經師矣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又舉經學授檢討文靖好尋究輿圖方志因胡渭禹貢錐指作會箋及山河兩戒考十八卷旁探山海經竹書紀年以補渭之疏略又採摭漢魏諸家易說證易本義爲周易拾遺又抄詩禮經論并尋子史說部成管城碩記三十卷鄞縣全祖望稱其精博嘗與語邵子三十六宮說引據淹博文靖曰君不讀擊壤集詩乎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日祇能移一宮是非三

十六宮之明文乎天根月窟老氏之微言也三十六宮
圖經之洞天福地也其必以復姤之說文之者其猶參
同必以乾坤坎離分氣值日而究之參同契之用易非
聖人作易之旨也祖望甚服之文靖又有皇極經世考
其竹書經箋十二卷學士盧文弨敘而行之文靖亦工
詩常有句云守業願爲清白吏著書羞傍草元人酒緣
齋日陳三雅茶爲眠時試一槍皆典雅可誦年九十餘
乃卒祖范啟運別有傳

江永 胡匡衷附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爲諸生數十年讀書意思湛深熟精諸經注疏因以經教授生徒束脩所入頗以買書覽史籍記傳時有所得卽抄次之久遂稱雅博嘗依管子呂氏春秋論黃鍾之宮以正鴻烈解蘭臺志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簫以別十二律黃鍾之宮者黃鍾半律後世所謂黃鍾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弦而在第三弦合於古者黃鍾宮爲律本遺意聲律自然古今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

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弦爲大聲大弦爲小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弦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弦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也其論古韻曰攷古音者昉於吳才老崑山顧氏援據益精博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少顧氏分古音爲十部猶未密也眞諄以下十四韻當析爲二部而先韻半屬眞諄半屬元寒攷之三百篇用韻畫然侯之正音近幽當別爲一部虞模部之隅渝驅婁等字蕭豪部之蕭寥包好等字皆侯幽之類與本部源

流別三百篇亦畫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斂分爲
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添蓋平上去三聲皆當爲
十三部入聲當爲八部而三代以上之聲始有條不紊
也論今韻曰平上去三聲多者六十部少亦五十餘部
惟入聲只三十四部或謂支至哈蕭至麻尤至幽無入
聲崑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無者
有皆拘於一偏蓋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東尤
侯同以屋爲入眞脂同以質爲入文徵同以物爲入寒
桓戈歌同以曷末爲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
古音乃無憾也永善言周易左氏傳三禮各有著譌說
易卦變則謂卦變之義言人人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

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
彖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
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辨春
秋軍制曰儒者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其實春秋之世
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
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衆不與也爲
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
稅似後世之均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
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五軍旣舍三軍旋作六軍
後爲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旣增又損也蓋除
其軍籍使之歸農也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

唐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近都之民爲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說深衣之制曰後儒爲深衣圖攷者數十家大率踵裳交解十

二幅之譌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攷玉藻篇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矣鄭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爲之曲裾故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其解論語攝齊升堂云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而無堂古之朝儀甚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相揖而朝事畢君反乎路寢卿以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圖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寢孔子攝齊升堂謂內朝非治朝也路門爲君乘車出入之地故攷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治朝在路門

外若治朔有堂礙於車行矣禮記言雨露服失容則廢
朔此亦治朔無堂之證也歷算歲實消長前人論者甚
衆梅文鼎略主授時而頗有所疑永依泰西術定之曰
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
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
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
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
多寡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
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
猶之步月行者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策而
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論也

永之厯譜十數萬言尙書秦蕙田撰五禮通攷定觀象授時部多采摭其推步法解則全總其頭訖錄之然永之言厯申西法絀梅文鼎惟論歲實篇爲最善而嘉定錢大昕猶非之宋朱熹爲儀禮經傳通解竟不能成永討論經書依五禮吉凶軍嘉賓舊次輯爲禮經綱目八十八卷言禮學者稱之又有周禮疑義舉要七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攷誤一卷遊京師侍郎方苞擅通禮學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卽爲釋其疑滯苞歎曰朱子奢李善信之儔也永又有春秋地理攷實四卷鄉黨圖攷十一卷河洛精蘊九卷律呂闡微十卷律呂新論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

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天辨歲實消長辨天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攷訂朱子世家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永年八十三乾隆二十七年卒於家敍金榜休甯戴震皆其徒也震被薦校書乃攜永所著書至京師故其書著錄四庫者凡十有數部

胡匡衷字寅臣績溪人歲貢生淳意經學言易不信先天圖著周易傳義疑參又撰禮記周禮井田圖考井田出賦考儀禮釋官其論井田多申鄭義而授田一事以遂人言田萊之數爲鄉遂制大司徒言不易一易再易之數爲都鄙制鄭註自相違戾作畿內授田考實一篇

又以左傳杜註唐以前書有引爲服註者是見集解多
本舊誼孔穎達正義於賈服說必加駁正以從杜說非
也故撰左傳翼服又有論語古本證異論語補箋莊子
集評離騷集註及樸齋詩文集

胡天游

胡天游本姓方字稚威浙江山陰人一名騃少好學聞人有異書便往求借諷誦研究至廢眠食雍正中兩中鄉試乙科皆姓方乾隆元年薦博學鴻詞徵詣京師始改今姓爲大學士史貽直所賞接任蘭枝長禮部尤愛重之一夕會客命酒索天游咏庭前蒲萄探得佳字成四十韻警句云枚驚千釘錯結古百繩偕多覺欺鄰棗貧猶敵庾鮭尙書歎絕一統志成當具表上檢討齊召南屬天游爲草舉筆便成辭甚藻拔西林鄂爾泰爲首相欲見之不可強聘焉則黑而津痘瘢著其頰目眴轉雙闌長不勝外府之裘入雅跽相對問兩戒形鸞九乾

躔度八十一家文墨口如傾海相公驚揚於朝曰必用
胡某以榮館閣入試以疾罷十六年舉經學大學士史
貽直協辦阿克敦工尙劉統勳倉侍彭樹葵大理卿王
愈汾復舉天游貴官有忌之者以蜚語上聞

上問今年經學中胡天游何如人也衆未對

上又曰得毋奔競耶史貽直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
上默然罷天游負才名狷狹尙氣桐城方苞以古文辭
雄於世天游獨輕之前人如王士正朱彝尊所著詩文
竝索垢求瘢厲色訾詆人皆重其才而畏其口所爲文
自云學韓愈而時似唐劉悅元元明善四六偶儷絕奧
博可喜爲禹陵銘曰馮翼無疆之爲大變化不測之謂

神惟神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大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若夫參鈞冶贊幽明開物以冒乎道裁成以佐佑民綴
根荂而得英華挹三五以偕步驟古夏后氏有皇極之
建焉昔者秘電流樞紫氣表壽邱之帝瑤虹撼月清明
誕若水之君承家連聖不俟千年紹體徵奇昭於弈葉
蓋自白馬庸唐元魚列伯石紐育雞丸之瑞金精耀龍
冢之祥所以繼天測靈柄真撫類澄固太極挺桐萬萌
若夫虎鼻鳥喙殊其度駢齒參漏殊其質戴鉤鈐之威
懷璣衡之道應古靈而稱帝履文祥而錫名是聖人之
天授不違者其德可親者其仁右矩左規聲律身度儉
勤既克滿假實融於焉幹蠱告忠崇郊復孝是聖人之

元哲古者二靈陳樞五德未正爰自陰康烈山之世嬪
有濫洪震汨之災共工既薄於窮桑赤縣將鄰於細柳
陰行始乎淵獻當九六而數窮水府逆乎填星雖勛華
而曷救匏瓜不固其石將復廢極而沈州赤帝徒司其
方無以發英而生寶夫乃湔河擔爵躬橐輿庸象三能
以奠川任中宮而敷土抑下鴻於八載填沈蕃於九列
袒媛白水之上睹其憂勞奇子紺谷之中笑其毛髮逮
乎黃經按厯蒼使告期龍門既開呂梁無阨四隩宅九
州同作又於萬方施功於三代相柳絕歇羣帝藉以有
臺支祁不伸太壘斯焉凝竭沐日浴月爛此光華鴻沼
玉淵返其沈戾是聖人之神功由是度東西之高下正

南北之廣輪相原隰而作畛畦任腴勝而胾殖礪土交
風而不雜民鼓舞以咸宜六府修九功敘司馬得導其
三農司徒得敷其五教是聖人之經緯絕地通天而後
民人不糅於重黎賊行亂德之餘精稜或孳於妖孽向
非亶靈之有作何以拔莠而備民夫乃驅龍馭於翠岑
駕鼉梁於紫渤經日月之外迷風雨之鄉范形山海之
圖象物陰陽之鼎青烏白澤掩軒后之載書十日九嬰
邁丹陵之命射是以禍暴弭神姦窮無害無虞不逢不
若岳棟檢元都之印江河奉金篆之封知幽明故爲山
川主是聖人之贊化邦貢旣作夷琛斯來利用尙象而
器數立包錫茅入而綱紀尊丹銅鑊翟金絲競奏於方

州貝瑱珠閭龜玉環登於海服荷天龍而受其盛王會
而來享是聖人之制典於是元龜協吉澤馬銜貺洞庭
會黑風之紀河壇飛綠錯之文雲龍信躍而遷虞鐘管
革調而啟夏然且巽於大費讓在皋陶以至鶉居有斟
雉之風而女醪輟御粉藻有徽琴之樂而尺璧是輕方
復遜德於二皇納勛於元昊是聖人之撝挹百事考於
廷臚言采於市式隨耕耦俯跂巖阿四海載道者迎握
沐而俱來五器聲門者俟投殮而併動晉侯之體咸燭
魏闕之羅不驚是聖人之廣運把瑞令於元宮築刑塘
於鍾阜曹魏之猾斯翦屈驚之淆乃平萬國震疊而言
歸九流承鏡而服化是聖人之神武用以鈐天揆地正

歷辨風山歎徵仁燕衣饗禮輶車六維綏旆九旂三弊
操五罰定好緣而惡駟尙信而貴忠是聖人之宏憲夫
其勝術簡乎帝衷敬德稽乎天若纘纘錄而振黃圖行
堯道而修舜緒有君民之大德有事主之小心膠漆無
約寡怨而物親愉易昭風未施而民化故以陞城郭焚
甲兵天下無鬪百姓仁遂天休效地祺集亥旣呈珠渠
竝降扶登驗律金山漆樹之鄉昭明測辰夸夫壘民之
域其顯令也如此其光被也如彼豈直燧巢荒略太平
惟吁倨之風姬子謨猷苞歷隘干戈之命皇風穆矣明
德遠矣是以化訓九原颺功於虞帝執中三善無間於

素王宇宙嘉懋其平成健順允安於翕闢故曰禹者備也備以續洪業夏者樂也樂其駢三聖業殊茂故埒文祖而稱神聖以至故妃重華而號大公子觀之而不窮大夫歎之而已淺是知入域未優乃陋儒之琦辨衰德傳子乃標末之口噀厯陽贖幣豈勞於玉燭之年蒼梧縛人甯泣於醴泉之載乎至人達化原始要終二龍東浮甲馴爲畜九山南望苑宛何多視此會計用藏弓劍拂驂霞景聊從鼎湖之游脫屣車書遂罷塗人之會殊雲陽之博葬異渤海之高營范林不列於九嬪絞葛無煩於四衛臺連虞狩九面之陵遠迴洞接朱明千里之雲自起下周廬於太乙隨播風於帝江作廟弈弈乃刻

桷而丹楹奉璋義義儼受珪於碧月木客大豕猶庇曾
孫之墳百蟲將軍言侑呂臣之祀雖復貿遷朝市緜邈
山河茶陵天子基氣方沈衡岳炎星冢圖永開貞珉長
揭惟餘安息之封靈汲遂湮終似瀨鄉之梵然而其魚
竟免乃粒殷歌是則秦皇肅灌仰此明仁漢后遙祠感
乎至德稟神服教百年畏軒帝之臺樹岳流江終古麗
盤皇之宇銘曰太極既成乾坤乃行洪荒混茫狂榛杳
冥聯珠繼聖比葉書靈亭形毒氣剗物導名其功則融
其施則遠理剝數蠱元屯黃蹇載啟大通經綸天險兼
德堯俊籠光墳典神珠受氏崑石開祥疊疊穆穆爲紀
爲綱吳刀羽野焱輪月旁雨沐風纚纚趨楮行智以神

行道由利故括象通原崑崙察扈心罔弗辰冠挂不顧
析形八區哀歌三過雲華訪道春皇授策龜印泥青河
精字黑肅兵天老擁川五伯熊化轅轅牛分峽石流沙
西寫漏陸東捷赤淵分穴咸池匿天三叢壺粟九點齊
煙山明海靜星黃喬鮮範疇協昊元圭錫帝食溢艱奏
壤縣擊地暨朔敷南東漸西被禘軒承世賓均裸祭唐
日更就媯風再重二武慚紹五稱比聞朽索馭馬關石
和鈞玉帛輯瑞禋柴合神郊引青瑊庭虛元武大越山
靡九夷路阻始從宛委復於覆釜襲乃衣裳遏焉鐸鼓
北瞻穀林南通紀市鬱鬱相望參參互起日月流天江
河行地神之濩哉靈其皇矣幽宮拂漢虛陵隱罔鳥耘

晚陞烏會朝桁松如舊社梅非故梁劍沈山而斗落鍾
出隴而螭翔涸岷山之扇水泯安都之石房惟懷德兮
日新與溥利兮流長千春兮萬古瑤瑱兮椒漿又有越
王崢歐兜尊者道場銘曰粵若天犧渡漢元樞運軸之
初遁甲開山大禹承珪之朔尾閭南北巨壑以交波蒲
壁春秋文身而共穴五百艘之竹箭未上秦涇三千界
之銀光但搖周殿詎復梵陀縣湧寶香開微妙之樓優
曇逆薰金粟敞清涼之地五明盛士於此敷衣十地應
眞言來置鉢越州越王崢者蓋勾踐保拒之遺也自昔
履亡檣李則怨切魚門井溢夫椒則形危獸角五千甲
楯先窮會稽之栖二萬習流未極姑胥之醖殺龍蛇而

祀川岳刑牛馬而祭昆吾星漢虹蜺河梁雨雪玉門之
策旣泯紫宮之運屢遷熊羆臥壑斷絕烽煙蛇鳥環陣
淒迷陣氣乃有阿育神王華首尊者東揚行化震旦流
慈兼十香象力以宏風現一梅陀身而說法入屠羊之
肆卽是梵天役辟蛇之靈便開蘭若斯地也孤雲一握
則峻盡岐陽赤木七盤則危傾棘道銀猿絕壁斜俯輕
雷朱鳥春窗旁懸列宿秦皇風雨望羅刹之鞭驅海若
波濤驗蓬萊之上下雲圍寶堞參差飛瑪瑙之光林鎖
紺堂高下鬱多羅之色乃若安居上刹巖護雷音清淨
涅槃河凋香樹則金山不壞瑞相長存恆勝舍利儲八
金之壘無事羅縣殉難支之塔四天回向三界皈依蓋

夫久也所從來矣至於願力常存神通希有廬山扁竹
於此復聞吳女殘魚方斯非儷泉隨杖扣無煩疏勒之
刀井應潮來便等楊枝之咒熾然大寶縮以不虛耆堯
仙人戲而難攝可爲邈矣獨宏哉然無際者也是使文
殊童子拜問三摩末利夫人祈參七會聚龍華而滿願
捨象寶以咸歸五炳心燈恆銷意葉慈堂宏啟覺岸遙
登轉法輪於微塵悲露漚於彈指何年電火雨兵已散
於空花今日雪山遺鏃更生乎藥草修羅見池之水台
功德而成流提桓胄樹之林挂珠璣而不落銘曰大道
元接真人盛宏如斯鹿主譬彼醫工戲化渺跡誘攝何
蹤無相有相非空卽空騰猿落箭駭象摧鋒圓如定鏡

文獻徵有錄

卷五

三 有嘉樹草

徧似風猗地平怨壘山啟祥峰巒浮晚碧花笑春紅瑤
枝桂殿紺葭蓮宮玉露甘葉金蜂吹叢無兵洗雨有鐸
吟風營沈萬馬天環八龍剝鵝銀鵠蟠舞珠虹雪傾崖
瀑雲屯石塘月窺蘿沼煙結霜松神山遙望遊臺幾終
靈英何處還來故雄嘗貽友人書曰夫西河沈鍾鼓浮
亮於霜響代北逸駒振驕嘶於颺旦感物者氣氣冥感
而微應觸志者景景覽觸而方激淮南子云桑葉落長
年悲春水碧秋士思揚雄致論於愛日孔父臨悼於逝
川惟彼哲人誠有以也辭別之後挹爾獨邁旣析良儔
實屏興賞振星衣以野飯裊風駟而寒路日月載昕至
於北海面朋曷謝併心蓋寡齊音異耳岱封別目雙雞

兩肩意困於接席挾瑟吹竽思倦於繁會稷下蕭條響
聞恢論山川悠遠曷其展眺駕言暇日登乎城隅雉閣
浮矗鱗蕨俯櫛郊驚駭搏垆牧羣戢井墅弈絕沙原莽
屈飈唳驚心煙霜楚矚涕征幘於流水繹飛轡於曳練
佻佻勞歌終朝不息或指謂予曰此走東牟道也旣負
海象雄兼迅秋標爽遂有仲宣吾土之賦且進子元神
州之歎故以壯意蕭疎長謠債薄若夫王蠋烈士嚴光
客星陂浸餘臺鼓荒故閭東瞻卽墨南瞰白狼想囊沙
之往軍緬縱牛之舊壘莫不雲雨驟越宇宙邐迥特淮
水湯湯導聞禹貢邇其鉤帶或有絕流詢彼故老方云
濫軌潦集洪翻未極決滌以今揆曩術有殊施是知陵

谷忽爾遷貿惟彼聲華樹爲不歿太傅所以抱登山之
恨征南所以愴沈水之思者也夫英人奮駕雄才騰柄
貴及壯華揚其采烈夫何羨逶遲於臧文尙槁馘於夷
門伊昔與子流連夙夜竝琨逖之感晤深王貢之標許
方謂拂虹蜺掀扶搖升元墟蹴昆岡矣何圖湛盧不揮
鐔於蒯瞶舞鵠未銜珠於瞽曠薊雲班阜後騫青塗之
躍春山抵雀晚振幽宵之焰憬此若邁殷其有懷攀樹
傍徨武帝從而泣然撫髀激昂豫州由是流涕微我無
酒其能已乎顧襲重福益滋令名俾臻良時極發光耀
追往者述其軫貽來者景其躅徘徊百世之下恨不見
我若不見古人乃爲休耳若夫優游下上玩弄朝市朝

房孟弋之豔畫甄蔡門之隊拊缶鳴鳴過淇怨戀人生
行樂亶其然矣雖佳俠所游而耿懷斯渺夫豈丈夫之
本趣乎其他文都類是與同徵博學者有錢塘袁枚題
目之曰稚威文絕涯涘窮攀躋而爲之險澀峭整綺耦
不忤如縻韜缶鼓靜夏堯樂如古豕簡荒厓碣得識一
字羣儒相揖而賀也其爲詩在稠人廣坐中下筆如飛
不可自止草成人持以去亦無所忤有女李三行一篇
其序曰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父某業田常以隱事
與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召之酒而
藥以飲遂發病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於前某斷
齒切叱曰何泣若非吾子也且吾爲人殺幸有兒俟壯

或行能復仇若渺予癡稚無望也恨終不吐矣女時年
十餘聞父言晝夕憤傷時時蓄報豪志更數歲益長日
誓鬼神往祝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又候道上期乘便
刺豪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彪然勢不得逞去丐人爲
詞屢訴有司大吏咸徧列於官者三年矣無一人肯白
其事者女甚恨曰此曹雖官人實盜隸耳徒知探金錢
取醉飽何能爲直冤痛者乎辭其母當奔往京師鹿邑
到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攜挈暮託逆旅主人或怪
其獨來疑有他固不內往往伏草間旣至將擊登聞鼓
自訟數爲吏所闕以陳於刑部都察院交格之一如有
司大吏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於鹿邑者頗強直

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伯並驅不能動令以某死久歲月且無驗意其未信更及將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受牒縛鞠客與豪皆自窮服昔荆平王既殺伍奢子胥亡之江東卒覆楚國而鞭平王之屍李嵩戕蘇謙謙子不韋變姓名穿室掘冢以刻其報然必藉闔廬之威兄弟賓客之助若夫窮特孤露挾持靡因冒聲忍險以終立乎事無負乎志然則子胥之謀非足以爲勇不韋之奮非足以爲烈也緹縈上書曹娥沈江或有揚刃於都亭或假賃傭以襲仇其赫爾著於世其於古何如也今已論正豪罪未卽決豪死牢戶中豪家滋憎女甚謗爲嘗受汙有邑公子獨心知

文獻徵存錄

卷五

五 有嘉樓軒

女賢請聘之其母與長老姆媼皆勸之行卒不許及母卒殮埋悉召宗族親戚里鄰告之曰吾痛父見害楚毒幾十年幸得雪仇而名爲人垢忍不早就死者傷無兄弟終奉老母今吾事大已其將有所自明室而掩之遂自絞也於是豪子暮拍之笑視其面倜猶生然將舉刀斷之有血激諸口類噴怒者豪子駭仆不能動左右亟扶負歸亦竟得疾以死女死康熙中今且五十載歲戊午子居長安始聞感當世無能文章揚旻昭暴之使家說戶唱相有勉勸乃撰述其事歌而係之曰大海何漫漫千年不能移大山自言高精衛銜石飛朝見精衛飛暮見精衛飛吐血填作壠一旦成路蹊豈惟成路蹊崔

鬼復崔嵬女面潔如玉女身濯如脂十四頗有餘十五
十六時婀娜環春風明月初徘徊門中姊與姑鄰舍雜
姥嫠人笑女無聲人懽女長啼昔昔重昔昔皱痛不得
治有似食大鯁禍喉連脅臍阿母喚不應步出中間閨
女身亦非狂女心亦非癡向母問阿爺阿爺誰所屍昨
者門前望裂眼何忍窺爺仇意妍妍走馬東西街我無
白楊刃鍛作雙虹蛻磨我削葵刀三寸久在懷一心願
與仇血肉相壘驚仇人何陸梁挾隊健如聲前者爲飢
狼後者爲怒豺小雀抵黃鷄徒恐鋪作糜大聲呼縣官
縣官正聾蚩宛轉太守府再三中丞司堂皇信威嚴隸
卒森柴崖安知坐中間一一梗與泥何由腐地骨鬼笑

回牙欵孤小不識事聞人說京師京師多貴官列坐省
與臺頭上鐵柱冠獬廌當胸栖獬廌角嶽嶽多望能矜
哀局我頭上髮縫我當躬衣手中何所將血帛斑斕絲
帛上何所書繁霜慘濛埋細軀誠艱難要當自防支女
弱母所憐請母母攀持今便辭母去出門去如遺是月
仲冬節殺氣爭驕排層冰塞黃河急霰穿矛錐大風簸
天翻行人色成灰夜黑不見掌深林抱枯枝三更叫鵓
鵝四更嗥狐狸五更道上行躑躅增羸飢舉頭望長安
盤盤鳳凰陣下著十二門通洞縱橫開持我帛上書粥
我囊中桂跪伏御史府廷尉三重墀尙書幾我我我
唱騶歸頭上鐵柱冠獬廌當胸栖獬廌卽無角豈與羣

羊齊李女倚柱嘯白日凋精輝結怨彌中宵中宵盛辛
悲有地何博博有天何垂垂高城不爲崩高陵不爲隳
爲遣明府來明府來何遲長跪向明府淚落江東馳女
今千里還女憂終身罹女誠不敢給願官無見疑父冤
信沈沈沈沈痛無期一日但能爾井底生朝曦死父地
下笑生仇市中刳顧此弱賤軀甘從釜羹炊語終難成
聲聲如繫庖糜明府大嗟歎嗟歎仍歔歔翻翻洞庭波
洞庭非淵洄蘄蘄邛崃阪九折無險巇我今爲汝尸汝
去行得知爺仇意妍妍舉家忽驚摧勢似宿疹發驟劇
無由醫同時惡少年驅至如連雞銀鐺押領頭畢命填
牢陞有馬空馬鞍永別街西廂叩頭謝明府搗骨難相

貽昔爲舐乳兒今爲箭還韞遙遙望我里我屋荒蕪萊
寡母倚門唏唏於杞梁妻女去母啖柏啖柏今成飴雖
則今成飴母悲轉難裁女顏昔如玉女髮何祁祁女口
含朱丹女手垂春蕙哭泣親塵沙面目餘瘢剗宛宛閨
中存顰瘠疑病羸姑姊看女來簪笄不及施鄰姥看女
來左右相呼攜各各自流涕一尺紛漣沔鄰姥少別去
媒媼從客來三請得見女殷勤致言辭公子縣南居端
正無匹儕金銀列兩箱纖紉不勝披身當作官人華榮
灼房幃頗欲得賢女賢女勝姜姬回面答媒媼身實寒
且微無弟無長兄老母心偎依所願事力作澀指縫裙
鞵安得隨他人乖違母恩慈母年風中燈女命霜中葵

須臾母大病死父相尋追棺槨安當中起墳遂成堆一
一營事訖姑姊可前來爲我喚長老長老升堂階爲我
召鄉鄰鄉鄰麋如圍十歲隨爺娘幼小惟癡孩十五街
沈冤灌鼻承淳醢二十行報仇報仇苦且危三年走大
梁趙北燕南陲女行本無伴女止亦有規皎皎月光明
不墮濁水湄斑斑錦翼兒耿死安能翳自此旋入房重
闔雙雙扉朱繩八九尺挂向梁間頽鮮鮮桂華樹華好
亦何奇葳蕤揚芳馨生在空山隈烈火燒昆岡三日夜
未衰大石屋言言小石當連葦蕭芝泣蕙草萬族合一
煤燒出白玉姿皎雪寒皚皚玉以爲女墳將桂墳上栽
夜有大星辰其光何離離錯落桂樹間千古照容徽此

篇筆勢放縱實爲奇作又有聞鐘詩云杳杳斷鐘微幽
人夜方艾定知黃葉寺更在秋山外何時成獨往適與
支公會煙暝凍猿啼雪路應相待識者比之王籍若邪
溪作不多得也天游卒不遇旣老依蒲州侍郎田懋善
遇之以太原志屬焉二十三年疾病太守周西鯨來視
稚威已撤帳盛服殮殍舉手曰別矣旣暝氣蒸蒸若騰
煙須臾復張目曰不能再生人間爲南人乎北人乎
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年六十三其石筍山
房詩文集天台齊召南爲序而行之

杭世駿

沈世楷清

趙信

方黎如

陳璞

趙昱

子一

杭世駿字大宗仁和人少治經事同郡沈世楷又從淳安方黎如受業游泳傳記志在閱覽同里萬九河喜見之以爲鄭漁仲之流既長厝意於音韻之學遂篤好賦詠雍正二年應鄉舉中式數試禮部報罷公車之次爲學勿勌性簡傲同人遭其睨視然自謂吾經學不如吳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其遜順又如此遊聚旣盛登涉復曠每成章句益自清發返里後嘗撰其詩爲四卷好事者多就鈔之有送弟世瑞就昏黔陽一篇其友龔鑑驚歎以爲小宛之遺音也其詩曰弟今去弟勿違黔陽去我乃隔四千二百有餘里水程濂

灝山程嶠嶠非足可越翅可飛計程五月始可達枇杷
已熟楊梅肥官齋大好游衍地輒塵不到人來稀畫簾
一捲輕霧散曉日初上晴山暉阿翁授汝餐阿母襲汝
衣坐汝綠陰之東牀爲汝小閣開東扉報衙聲裏畫眉
罷繡棚翠桁恣因依蠻花狔鳥啼芳醅弟今去弟勿違
若過洞庭手勿揮洞庭君女乃是柳毅妃風鬟霧鬢髮
不晞傳聞遺像捏塑湖之碕書生貌美百靈秘怪恐不
威易以假面函光輝神鴉啞啞蹲危柁水神隱隱搖雲
旂船頭屠牲醺美酒波濤恬息神靈祈汝雖崛強未可
非更歷鄱陽湖大孤小孤雙峙高崔嵬髻或青螺綰梧
或綠草圍彭郎口實至今幾千載過客輕薄撥嘲譏大

凡佳山美水神所宅妄語偶觸生危機諄諄髦語爲汝
誨弟今去弟勿違暇時可過二酉洞藏書千卷汝可充
朝飢善卷之墓馬援廟緘書一一報我搦管流音徽龍
標南去五溪地唐之詩人王段孺塊厯落滴下千珠璣
汝行收拾攜婦同來歸雲容容兮風淡淡勿令吾母汝
兄朝暮雙眼睇世駿患時俗人言詩多喜浮薄故其所
自著隸事尤密嘗曰鏤金錯采論者弗尙然學不贍則
詞不備詞不備則氣不充胸無安世三篋書日搦管作
蒼蠅聲奚可哉公等已矣十三年聘充福建鄉試同考
官乾隆初元招延博學鴻儒之士浙督程元章舉應
詔試高等授編修坐上書言事失指解職居詞苑日覃

精奏御之作雍容甚麗每謂漢魏以降淳古澹泊之風微富麗繁密之製漸興高齋十學士所選以迄周隋名曰古詩中間不離儷句有唐大家首推少陵次及昌黎少陵詩千四百六篇排律多至百三十五首集中五古屬對者十之八九昌黎詩三百七十一首益以集外之詩不滿四百篇其中排律凡十五首聯句十四首用平韻者凡四篇惟遣興一篇不用對句餘皆古詩也鮮有不對者其守少陵之法跬步不移如此元白尤以長排見奇皮陸亦然自來大家名家未有不工排律而可冒託者也世駿平日言詩其旨趣略具於是閑居後益併力肆志發揮才藻同里厲鶚周京符曾施安陳撰趙昱

趙信吳焯吳城沈嘉轍汪沆吳穎芳下敬張沅等皆爲
密友近賓言懷敘懽各有構屬初在閩見福清黃任題
壁拳拳不已其後遣伴來往用詩代札任所作或有疵
類不遠千里貢其譏彈任固虛懷不以爲忤同人官京
師者錢塘孫灝陳兆崙山陰周長發音塵闊遠每通信
寄詩或戲之曰比復得長安貴人書不世駿失職家貧
再遊邗江又掌粵東端溪書院老大遊歷境苦而詩益
壯題陳光孝遺像云南村晉處士汐社宋遺民湖海歸
來客乾坤定後身竹堂吟暮雨山鬼哭蕭晨莫向厓山
去霜風正撲人秋井苔花漬荒廬蜃氣蒸飛潛兩難問
憂患况相仍拄策非關老裁衣祇學僧淒涼懷古意豈

是屈梁能巢覆汗完卯皇天本至公蓼莪篇久廢薇蕨
採應空劫已歸龍漢家猶祭鬼雄等身遺著在泉下告
而翁袁粲能無傳嵇康況有兒古人誰汝匹青史不吾
欺寂寞徒看畫蒼涼祇益詩懷賢兼論世悽絕卷還時
其光孝寺雜題春日懷吟社諸公及歸里傷逝諸作尤
瓊瑋縱恣自謂吾嶺南諸集乃杜甫夔州以後詩也甄
拔後進老而彌篤稱符之恆於幼稚賞余大觀何琪於
寒素門下稱弟子者雅歌從遊彬彬甚盛基入能品與
人對弈素几上則置書人方構思世駿輒審正謬迷點
定句讀嘗謂吾在楸枰上讀視歐陽公枕上馬上廁上
讀書爲僞其敏妙如此世駿兼通禮學有請復漢儒盧

植從祀議又議師當制服可以立師追厲澆季朋友不
制服防不肖者貢媚權勢賢者結怨流俗時論甚以爲
洽卒於家所著詩集二十四卷文集四十八卷總名道
古堂集又石經攷異二卷禮例續禮記集說史記兩漢
書疏證北齊書疏證三國志補注晉書補傳贊北史寧
稂金史補闕諸史然疑兩漢蒙拾歷代藝文志兩浙經
籍志續經籍攷續方言文選課虛鴻詞所業詞科掌錄
詞科餘話榕城詩話桂堂詩話亢宗錄皆行於世

沈世楷字崑輪仁和諸生

方棨如字文翰號朴山淳安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仕
爲豐潤令坐事免後舉鴻博格於吏議不得入試嘗輯

鄭康成注爲拾潘一卷有集虛齋集發如經史淹洽以
古文雄於東南方苞甚稱之散體文頗奧勁有筆力然
喜雕琢新句襞積古辭遂流爲別派不屑屑爲詩然其
書家信後句云貧家苦趣多男子樂府傷心病婦行亦
自清婉有法則

陳撰字玉几錢塘人工草書能詩有繡鈇集秋吟畫水
石入逸品秀水張徵君采其畫入畫徵錄

趙昱初名殿昂字功千號谷林仁和人舉博學鴻詞
京師五年爲詩名秋芙蓉吟稿有愛日堂集十六卷
築春草園有池館之勝異本書近數萬卷與沈嘉轍吳焯
陳芝符曾鴈鶚及弟信爲南宋雜事詩所按集南渡遺

事略備矣卒年五十九子一清字誠夫學於鄞全祖望嘗以酈道元水經注傳寫譌謬絕少善本雅有志審正之校七遍矣未有卒業又得先世舊聞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行夾寫今混作大字不可辨又謂崇文總目水經注三十五卷元祐時無名氏跋則蜀本只三十卷何聖從本幸復其舊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則逸文之不見於今本者不下數十條原本當有黑水涇洛虜沱諸篇而今不可得見矣又六典載水經百三十七水今本止百十六水一清從其師說辨驗文義先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細字分別書之次以本注爲證雜摭他籍得涇洛虜沱派滋伊瀍澗洛豐涇汭渠獲洙滁日南

弱黑十八水於灤水下分灤餘水又考驗本經知清漳水濁漳水大遼水小遼水皆元分爲二共得二十一水成水經注釋四十卷遂與唐六典注原數同符又爲刊誤十二卷蓋所校正本凡四十本其精如此乾隆三十六年求遺書其書著錄於四庫焉昱信注沆陳撰與世駿同薦舉鴻博撰辭不就其三人徵士也

趙信字意林昱弟也臨川李紱方閑居雍正十三年詔開大科以充三館之選紱謂全祖望曰大江南北人才君所知者爲我舉之祖望援筆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甲精於經乙通於史丙工於詩古文或駢偶之學紱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之例君亦奚慚退之他日

又過焉見齋頭別集一卷問曰誰所爲者祖望曰卽前所稱仁和諸生趙君也紱反覆翫之取以去方一月高宗卽位起紱爲三庫侍郎於祖望所稱四十餘人皆爲之延譽入薦牘而自薦昱未幾昱弟信亦在選中一時以爲鹽洲厚齋之家風也試報罷紱猶苦留之入三禮館共修三禮昱念母老謝之歸紱歎息而已

吳焯字尺鳧仁和人以明經官學博累遷府同知子城字繡谷又字鷗亭上舍生輯武林詩如干卷

沈嘉轍字樂城一字个亭

余大觀字禹若錢塘人乾隆二十一年應鄉試中乙科好爲詩規撫杭世駿厲鶚尙書表曰修引爲賓佐甚器

重之至老不婚娶人以爲過於何點年八十有四卒有
松屏詩集其弟子湯禮詳編第之藏於家

吳穎芳

吳穎芳字西林仁和人祖父世業商賈家本富逸穎芳幼耽吟誦獨以靜默自喜年十五遭親喪悲泣居堊室不問人事主財貨者互爲姦詐損其貲之五六知之絕不與較篋中積稱貸券併取焚之曰家所自有不有之矣而向人索所有其能有乎嘗一赴縣試爲隸役所訶以爲大辱自此割斷舉業無仕進意居城之東北屋舍數楹池圃桑竹占屋之半與徵君厲鶚善至則款之或與縱步畦隴間閑話史傳舊事人有過而聽者不測其何語也蔬菜薪樵果實之屬不出門而具客坐稍久濁醪先進繼以精品又製一小筒寫賞花垂釣圍棋賦詩

文獻徵存錄

卷五

雲 有嘉樹軒

彈琴吹笛十數事每事爲一籤置筒中每探一籤以與客不聽客去務使竭歡人亦愛其通率爲之流連不已如是者有年年八十終於家有臨江鄉人詩六卷詩尙清約其自序云古人讀書不專務詞章偶爾流露謳吟僅抒所蓄之一二其胸中所蘊淵乎其莫測也遞降而下傾寫漸多逮至元明以十分之學作十分之詩無餘蘊矣次焉者或溢其量以出故其經營之處時露不足如舉重器雖同一運用而勞佚之態各殊古人勝於近代可準是以觀也子象乾象鼎邑諸生善守門業均能世其清德

陳兆崙

陳兆崙字星齋號句山錢塘人生時大母夢神人贈以金鋌玉粟旣生駢脅在左幼好學清警嘗遊西湖淨慈寺讀門榜三遍還家試誦略無遺脫年十二爲制藝人以爲工競鈔寫成別本最後淳安方黎如桐城方苞見其所著大好之以爲是人當以文采照世也雍正九年成進士分發福建試用知縣攝鰲峰書院院長又領省志局編修謝道承知縣黃任方事纂撰因納交焉道承任皆善詩頗以詩相切劘或值公讌或聯鑣出遊扞寫情抱時有清句

詔舉博學鴻詞總督郝玉麟巡撫趙國麟甚意旣兆崙

三
兆崙病目腫夜臥堂內恍惚有人以竹葉露灑其目滿
室光明覺時帳外猶見竹葉影局試冠其曹偶閩南就
徵者惟兆崙一人入京師試補中書再試授檢討
敕纂修明史綱目又使分撰續文獻通考及詩經補注
初兆崙嘗爲福建鄉試同考官及是再充會試同考官
又主湖北鄉試得人極盛故事舉行

經筵詞臣先一日撰進講義

高宗覽兆崙所作甚加咨賞俄遷右中允以

御試詞賦優異超兩資遷侍讀學士轉太僕卿授順天
府尹下車後察知官車擾害狀同直隸總督方觀承奏
罷之索倫軍西征經理宿頓儲備糧糗條理甚具與舉

學校勵賢崇化一時人望乃極孚洽觀承聞而歎曰文
士乃又爲循吏耶轉太常卿坐失儀左降太僕少卿稍
移通政副使再授太僕卿請假歸起補原官年七十二
疾作夢至杭州祖父墓前豐筵具設旁有人指示之曰
此汝祖汝父賜汝者旣而病劇遂卒時乾隆三十六年
也兆崙入詞館後與鄉人杭世駿金德瑛金甡周長發
商億字寶意文學友會更唱迭奏篇什益富其詩準法乎
蘇軾間參范陸之清婉常秋日至塞上見垂柳一株詠
之曰龍鍾雙袖西風裏駐馬攀條仔細看且行且誦人
謂非特詩勝爾時姿致固當獨絕入鴻詞游登卿寺直
上書房尹京兆而意致蕭散寢處輒有山澤間儀書法

蘭亭取意簡遠侍講梁同書曰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陳文簡元龍及先生也侍郎王昶得其手蹟甚多適滇後皆失之晚有詩集三十五卷曰紫竹山房集又文集二十四卷其理筌九篇今學士猶誦之

齊召南

齊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自稱息園天台人幼而穎敏入塾週歲徧誦五經年十二時應郡試父鼎攜之登巾子山賦五言詩有句云巾山山上望一覽小東甌父歎曰吾門爲不衰矣博聞強記觀書目十行下一覽則終身不忘補博士弟子員提學使者何世璣閱所試文器之選拔貢成均十一郡貢士旣集杭城獨指召南宣於衆曰此奇士正當以王姚江一輩人期之目光炯然能見一二十里嘗登鳳凰山視隔江西興渡人厯厯可辨識應雍正七年鄉舉中乙科總督程元章薦博學鴻詞應徵北上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八冊請

借觀主人曰諾次日將登程曰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抽一二冊詢之探喉而出不誤一字試入高等授庶吉士散館除編修乾隆八年遷右中允轉侍讀遭父喪歸里服除補原官以侍讀學士試詞賦擢第一超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召南目精勝人夏栖萬松山中每視雲起必牽一縷如絲繫於峰巔跡之獲石數枚有文印之成書畫形後因以作譜用東坡石鼓韻紀之所謂譜從乙亥至丁丑松嶺日伴蒼髯叟看雲疑是結繩初得石便同畫卦後行書斜整雁銜蘆繆篆蜿蜒蟲食柳是也劉繩菴杭堇浦趙石函方立亭程存齋皆有和侍阮吾山侍郎云自謂青天雲盪胸不羨黃金印繫肘苔花

千載繡山靈松嶺三年契石友遂爲一時佳話於古傳記一覽便諳處文華之地號爲博洽甯古塔嘗得古鏡朝臣莫能知之獨具悉原委按欵識口奏之

高宗大悅人謂終軍之對鼯鼠未之過也尙書沈德潛嘗因奏言天台石梁之奇

上詢之召南對曰荒山磽确不足以勞六飛也人笑其奏對率易亦以此敬之嘗自朝歸直廬墮馬首傷懵然若無知者奄忽斃矣

上亟賜藥二器敕蒙古醫者療焉屢詢近臣曰召南可不恙耶遣中官探視疾之消息必以上聞病差乃已其恩遇之篤如此然記性頓減讀書不兩日卽已遺忘前

後如兩人云旣而乞歸掌紹興蕺山杭州敷文書院院長事崇勵實學士譽甚美俄以年老養病臥家不起會其族人齊周華以著書非法得罪詞連召南逮至京師繫刑部獄法官比罪上知召南質直無他腸且惜其才但削職而已召南旣感

上知遇之厚又恨爲宵小所玷莫能自明含憤抱痛不能自己方抵里門病亟以書告家人曰我生不辰濱於死者二皆賴

聖主得以生全方馬驚墮地時首觸巨石腦髓流迸目睛眩轉神魂飛越自分必死非萬金良藥孰能使元神固而不離非生牛冒首孰能使真氣固而不泄非異域

神醫遍體椎扑孰能使十二經脈漸復本初三百六十
五骨節各還其部伍三日而知病五日而知飢不三月
能起立收旣散之魄體而奪之鬼伯之手生我者父母
之死而致生之者

聖上也逆書事發刑部議徇隱當流

聖意不測遠則伊犁近則烏刺至近則甯古塔也其地
朔風砭骨黃沙蔽天朝狎駝馬夜隣鬼魅羸軀殘喘填
溝壑而飽烏鳶其常也則今日墨墨牖下雖死猶幸齊
氏子孫生生世世宜何如感激爲報遂卒年六十有六
乾隆三十三年也召南爲詩文掇管卽就若成誦在心
有詠漢武七言云親承文景昇平業開闢唐虞未有天

至竟英雄老能悔輪臺一詔是神仙談藝者稱之喜爲
集句機速無比孰精太史公書班固地理志嘗謂酈道
元注水經明於西北闇於東南密於國中疎於域外撫
其精要補其闕略作水道提綱二十八卷世甚重之假
滿時郭韻清送行詩有地志似偕章亥步天官解訂石
申書其餘所著有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歷代帝王表
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一卷及賜硯堂詩
寶綸堂文集並藏於家

全祖望

全祖望字紹衣又字謝山鄞人有兄祖謙甚慧六歲殤母哭之慟忽張目曰止吾當再來後十年生祖望亦慧小名曰補年十四補諸生謁學宮至名宦祠見謝太僕張軍門主曰此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汗宮牆也取捶碎之嘗以古文謁查慎行慎行曰劉原父之儔也交河王蘭生督學政舉以充貢乃入京師京師通三禮者侍郎方苞號爲博洽祖望論喪禮或問辭澤而辨苞甚異之俄舉於鄉臨川李紱讀其行卷曰深甯東發後乃有斯人時試詞科者未集紱以問祖望祖望爲疏四十餘人紱皆薦之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例君亦奚慚退

之哉時朝中八座能汲引俊雄者方李爲之眉目祖望得二人談譽聲聞甚美祖望詳於史及江南文獻明成祖靖難魏忠賢璫禍東林儒學唐桂二王事尤核又深於水經趙氏水經肇於祖望也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以試禮部成進士改庶吉士不得與試祖望精究經義聞翰林院書庫有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求盡讀之日以二十卷爲限時人比之江夏黃童散館補外苞欲薦入三禮館辭歸頻遭父母憂服闋有司督赴吏部注官祖望以爲今雖遵例除喪而心喪未盡貽令書申其指曰祖望於乾隆三年十二月遭先君大故四年十二月接丁先太孺人憂持服至乾隆七年三月

不計閏已滿喪期然而二喪各應有二十七月之期則未足也祖望私心未安又念禮制有所限故行心喪至八年八月以足五十四月足下過之以爲律之所無夫惟律之所無故以心喪通其窮不然何以謂之心喪也明時有疊遭丁憂之例如此者請於提學蔡文成公文成不以爲然以爲三年之喪本於心之至痛後喪之至也豈能抑其至痛之心使待前喪之畢而後以次相及此必不能之事也則至痛厯三年不得不除不必踰定制而過於厚也文成之言是矣但祖望以爲是在人子自返其心苟其心之痛已盡則除之可也如其未盡雖引而申之以至五十四月亦可也宋史天禧四年御史

臺言文武官并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乞
下太常禮官議太常議引喪服小記小喪除服以及鄭
康成賀循杜預說謂無通服五十四月者宜隨其先後
而除是卽文成之說也乃寶元中王恪以父母相繼不
祿乞持五十四月服仁宗特許之則事固有可變通不
盡泥也喪禮大事變禮至多宜以參考今執事驟聞而
駭之懼爲大部所詰不知不足懼也大部果詰其罪亦
詰祖望而罪之耳於他人無與也且祖望守律於服則
已除之而心喪則未除較宋明人所行似已並全而無
窒儻必以爲有犯定律則卽揭不孝之罪請秩宗諸公
博議之不孝已行之矣無所諉咎也令得書乃止祖望

亦自是家居不出矣十三年遊武林鄂太守曰先生不仕之意何其決不答遂渡江主戟山講席一年辭去十六年

高宗南巡少師梁詩正將薦之因柬少師詩云故人爲我關情處莫學瓊山強定山少師歎息而已再掌粵東端溪書院以病還終於家年五十一祖望常修南雷黃氏宋儒學案七校水經注三箋困學紀聞撰漢書地理志稽疑及丙辰公車徵士小錄又將著詞科摭言條理粗就未能卒業其徒董秉純錄其文爲三十五卷名鮚埼亭集其答弟子董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鎬條問經史事目又爲經史答問十卷詩有句餘唱和七峰草堂唱

和五甲蚪骨鈔詩韓江唱和偷兒棄餘吳山消夏漫興
西笑望歲采葢雙韭山房夏課帖經度嶺諸集祖望留
意鄉邦文獻因李嗣鄴甬上耆舊集續而廣焉人爲之
傳凡百六十卷卽題曰鈔詩集視李加覈其辨大夫種
非鄞產漢會稽三都尉分部錄所說尤精審又有滄田
錄少時借書於天一閣又於天賜園謝氏鈔楊誠齋易
傳於雲在樓陳氏鈔草廬春秋纂言皆通志堂未刻本
也入翰林讀永樂大典取欲見之書而不得見者分其
例爲五一經二史三志乘四氏族五藝文下籤雇人寫
之未卒業而官罷然所鈔高氏春秋義宗荆公周禮新
義曹放齋詩說劉公是文鈔唐說齋文集史眞隱尙書

周禮論語解二袁先生文鈔

正獻文肅

永樂甯波府志皆世

所絕無者矣遭憂後又至天一閣搜括金石舊搨編爲
天一閣碑目又鈔黃南山儀禮戴記附注二卷之浮石
周氏訪三和尚及立之石公諸集又得林評事朋鶴草
堂集正氣錄爲之狂喜祖望生而有異人傳爲錢忠介
後身初無子三十九得子昭德方舉忠介子濬恭年七
十矣賀之祖望曰何知之神也曰夜來吾家影堂中不
知何人揚言曰謝山得子可喜可喜故來訊耳祖望有
詩曰釋子語輪迴聞之輒加嗔有客妄附會謂我具夙
根瓊江老耆相於我乃前身一笑妄應之燕說漫云云
昨聞正氣堂豫告將繼辰在我終弗信傳之頗驚人聊

以充談助用語湯餅賓然祖望嘗編次錢忠介前後諸集又紀其畫像以忠介公麗牲之石其文不備又搜討忠介遺集取其事跡可見者合之家傳采摭於野史成神道第二碑銘又嘗作檢討樞曹推官三公墓文又序侍御東村集於錢氏獨惓惓焉於明之故臣臣於魯王者多著錄於碑版其守遺民名節以處士老或流於緇黃頗亦誌其寔石書其墓柱墳版紀其軼事以選貢入京浙江方修通志謂翁洲六大忠臣當立傳乃作武進吳尚書上海朱尚書鍾祥李尚書三狀張相國劉安洋董給事三志移之說者謂是其前身誠爲忠介公矣杭世駿曰全紹衣撰詞科擬進帖子援據精核爲應召諸

公所不及袁枚曰謝山入詞林散館外用不樂賦詩呈
李穆堂侍郎云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
未成醪身已去先幾何待督郵來袁鈞曰謝山負氣忤
俗喜雌黃人物著書十餘種皆卓然可傳

沈廷芳

沈廷芳字晚叔浙江仁和人本徐姓父爲舅氏嗣遂承之幼入塾讀楊忠愍傳慕其爲人外祖查昇奇之父宰文昌坐譴戍甯夏母留居嘉善每歲南北省覲極行路之苦嘗有詩云秋生紅豆辭南國春到青銅赴朔方青銅塞上山也又雲影有心隨望眼淚痕和綫上征衣甚爲同里鴈鶚所賞大學士高斌總督南河參其幕事斌熟宋儒書廷芳習聞之因有志勵學至京師以國子生補一統志校錄乾隆元年兵侍楊汝穀薦舉博學鴻詞試中器用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十年考選山東道監察御史疏請免米豆稅戶部議行故尙書彭維新起爲

侍郎劾罷之俄坐言事不當免

高宗命陳舊職補江南道巡東漕駐濟甯江陰翁照贈詩云午夜疏燈焚諫草春風小驛見常花在兗州兗州故隋任城地南池水木尤勝暇日游焉因營建祠宇祀唐杜甫自爲文刻石紀之其詞甚美再督山東賑卹事尋轉登萊青道以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贄晦名樂道有加禮焉暇則屏騶從入村舍巡視稼穡問民疾苦人識其所乘白馬見其馬來曰我使君也遷河南按察使入覲奏言母氏年九十

高宗賜御書旌之性沖澹不樂仕宦旣以養母去再補山東按察使遂以老乞歸其歸也數千人送至嶺山驛

皆曰使君前者去不數歲復來今當以何時至邪慰之
曰荷父老意甚厚其各訓其子弟勉爲善良奉上法度
毋爲繫念矣日暮流涕散去年七十一終於家庭芳少
受詩法於查慎行有秋夜詩云薄病閒身坐小庭鄉心
三度見流螢水雲涼到庭前樹一夜秋聲帶雨聽極賞
之後事方苞學爲古文所作皆準繩墨少顛躓之累既
爲外吏雖極鞅掌不廢撰述學徒稱之著理學淵源十
卷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卷續經義考四十卷鑒古錄
十六卷盟蒙雜著四卷古文指授四卷隱拙齋詩集三
十卷文集二十卷

周京 施安 舒瞻

周京字西穆又字少穆號穆門錢塘人有无悔齋集內行甚謹娶婦賢婦能奉姑而不得於其姑京屢謫之婦竟以困悴死京不敢幾微見顏色然自是不更娶弟析產後乘京出門粥京之居京歸更僦屋居之故人死女爲人所賣贖歸並其二從女皆撫之如女擇壻嫁焉富乾隆初閣學姚三辰薦舉博學鴻詞徵至京稱疾不入試而歸京五世祖副都御史相鄞人也鄞全祖望常舉其墓詔之曰在太白山上廿年以來每寒食無灑一盂麥飯者矣京泣然曰是我之罪也夫當東歸買墓田置墓戶以守之家貧未能辦也因自署東雙橋居士東雙

橋者副都所居鄞城北坊第也京遂以布衣終與同縣
厲鶚杭世駿施安爲詩友厲嘗以高岑比之今觀其詩
亦足傾倒流輩若方駕古人則又當別論矣有詠楊花
云南陌風光劇可憐楊花歷亂撲秋千一年春事拋流
水半醉心情對別筵冉冉慣尋芳草岸濛濛欲下夕陽
天殘紅問盡無消息又化浮萍上釣船又同友人湖上
有句云野鷗導我有閒意新柳笑人成老翁沈尙書亟
稱喜吟之又有句云風從荒野過來橫雪向雲山莽處
明稍騁才力矣一日同厲鶚汎舟西湖飲小樓上題壁
云一角西山雪未消鏡光清照赤闌橋小分寒影看梅
色漏洩春光有柳條閑裏安排塵外迹酒邊珍重故人

招孤煙落日空臺榭歲晚重來話寂寥跋云冬日同樊
榭汎舟湖上念樂城尺鳧都已下世彌覺清遊之足重
也卽日鈔寫者不絕酒價爲之貴馬和之畫有楊妹子
題京爲作七言云雙龍小篆玉錢圓淡墨香消五百年
遙想署書楊妹子綠窗朱戶繡簾前洗盡鉛華馬傳郎
獨留綵筆帶宮黃鳳皇山下莓苔路露井寒林幾夕陽
年七十三卒京卒後世駿爲作傳鶚安定其詩集山陰
令舒瞻爲捐俸開雕行於世

施安字竹田錢塘人舉博學鴻詞未仕卒有笈舫集

舒瞻字雲亭滿洲人乾隆四年進士作令有賢名詩尤
麗逸沈德潛謂詩品在元白之間近情處迴不易及少

日以性愛登臨同謝傳志存溫飽愧王曾句得名其贈
施安有句云人生難得惟知己天下傷心是別離談藝
家謂讀之使人增契闊之重

朱仕琇 兄仕玠 官崇

朱仕琇字斐瞻建甯人幼誦書有思理年十五補諸生
乾隆九年舉鄉試第一十三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出知
夏津縣改教授以足疾去仕琇學爲古文上倣周秦二
漢引之唐宋晚求息於元明作者研精旣久蔚成盛業
本朝稱古文者自魏禧侯朝宗黃宗羲汪琬姜宸英諸
欣邵長蘅方苞後其聲殆絕仕琇出足以方駕而上之
矣嘗作原法以究治道曰意者上與下適於治之路也
法者所以象上之意導天下使不迷於路路之秦而誦
以越行者始信而終疑故明法者不可不先之以意意
立矣則法其所立之景也長短曲直天下得進而求之

以推其不二故令下而風行教成而弗叛意者何主也
曰仁義忠信是也四者之爲天下迂久矣然四者道行
則匹夫負重旅山海而無憂一日失之則兵起於室故
雖前世暴君干辟恣睢而其張下郡縣詔令未嘗不日
以四者責望天下誠見夫四者之足以藏身也使天下
誠如暴君詔令以敦四者則分明而恩固雖剝膚椎髓
赤立窮困猶徘徊濡忍上下相維以持暴君則暴君之
意豈不得耶故迂四者是未睹四者之利也暴君利四
者日詔於天下天下瞠而莫應以法壞而意不至也修
法奈何曰刑名之家曰嚴家無格虜故明威以行法細
賞深罰以致威威氣中人則賊心生其法之行如裹針

於絮而寢處其上安其柔而不知偪於刺也息偃輟轉
未幾而身且血斃矣商君以此亡秦酷吏以此衰漢法
行之時夜戶不闔道無拾遺境內肅清豪猾屏息聲震
殊俗遠塞益北上之人御此威而過自喜也心泰意侈
巡山告功刻石頌德謂天下不足爲而子孫長治然忠
愛根芟禍賊胎結皮傳骨離形強脈死九族崩心安問
閭巷一旦乘機迸裂遠近冰釋名號四起城池自下國
亡之日求一人死宗廟社稷不可得秦之三世是也威
極而犯法極而靡苟取一切不可暨於精微垂諸後世
是以明君不用也故善制法者以意不善制法者以威
世之說者皆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爲天下宜明

法而隱其意若是則以詐令也意倍仁義忠信四者而舉四者之法挾非質張浮具以愚天下天下卽裸其法而衷其意還以愚上上下下相譎幽險荒蕪則人心敗而世道憂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此之謂也父不能恃子夫不能恃婦卹不能恃嫻任不能恃友伏又酒食匿讐交際禮容正色以相篡取聖口獸心則四者反爲天下市故文忠市僞文愛市忍陰陽反復泯泯焚焚吾不意周公仲尼之訓直爲盜跖佐姦也舉天下如此則君人者何以安其位耶一的立而萬矢至斯上人隱意之禍也故諸葛忠武治蜀賞罰亟明與商君治秦無以異也一則車裂而民不憐一則身沒怨家出涕舉國喪之

若考妣不忍除服白帽成俗宣與幽之效也秦民不敢
議令而忠武之震庸主不疑則其心跡之宣與幽固可
見矣夫宣者求人知知之則不逆其意幽者畏人知知
之則毒其欺已而法訖不行此商君之所處所以爲可
危也夫商君營戎狄爲魯衛法未嘗不舉四者也而其
反若此故荀卿曰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有周而成泄
而敗明君無有上幽而下險上明而下化誠審乎理亂
之原也故君人者必將以四者著之意矣則哀矜懲創
之思闔然人皆見之吹噓百度朝野震動如春將雷百
蟄物皆鼓翼頓足啟穴吐土以俟出則雖未下一令未
畫一謀而民固已早正以待之矣由是圖議大中以規

無弊綱舉目張以持四者原而流之本而生之不於其
意少加損焉則其政事之下浩浩乎若江河累累乎若
轉丸於壁知必無有滯之者也賞一而勸百刑少而威
衆讀詔書則泣樂政成則歌求其自而無可疑故視聽
得一而心志得齊也是以朝廷清明官吏信度上下膠
固風俗淳美易世之後其教可復夫意與四者皆不敝
之器也兩不敝相合明示天下以繫之其明不可滅其
繫不可解此法之所恃以長固也故偷主恃法聖君明
意意立而法舉則王路不塞百世長享矣四者之利大
見於天下而迂之者杜口矣暴君日詔而不應刑名之
家所一切求而不能無患而此已安坐而致之指揮而

天下從其袂叱吒而鬼神應其氣夫近在方寸之間不出裋席之際而兆民之志已通萬物之理已得正非索之幽渺而荒遠不可稽者也又與山陰胡天游書論古文升降曰六經之作聖人本諸身垂教天地萬物萬理畢備孟軻七篇明仁義荀況輔之斯非背師以售術聘周假道德放言管商新法不韋呂覽穰且孫吳申軍制邱明傳春秋災異於董劉詩變於原史變於遷易紹於雄相如好靡韓愈救其弊此周秦漢至唐爲辭之大概也皆馳騁聖人末流著書要以六經之旨有正有僞然學者一例存之不欲深明而舉廢之也其所以惜而不廢者非謂於道有疑徒以其辭耳則辭之繫於立言顧

不重與自韓愈闢佛老後千餘年道粗明然爲辭益下
大約唐長慶後其氣傷宋熙甯後其理漶二者交譏古
文道缺不全以迄於今雖其間數十豪傑力自振頽廢
中然以二者追隨終始卒不能脫也豈非世運爲之與
竊謂辭之要具李翱答王載言書辭之本具韓愈答尉
遲生李翊書繼而議者益支稍事藻績輦輓則夫辭之
益下固亦從其趣也然則專罪世又豈明通之論與輔
韓愈相次起者李翱而外若柳宗元杜牧歐陽修蘇洵
父子李覲曾鞏王安石姚燧虞集歸有光王慎中之倫
雖派有遠近要爲斯文大宗學者所當依據舍諸家而
外求系固不免前二者之失矣又其淫則公偁規矩裂

六經以逞強欲不囿於世而納於作僞若前代濟南新安之類皆廝養僕隸僭主人曾不得比庶孽沐猴而冠妄自侈大亦可哀也仕琇旣家居掌鰲峰書院十年其名益盛大興朱筠狀其文曰康崑渺瀰若黨鬼神而推而準之平直方圓察人倫五以平吾氣以康吾心斬斬自成名一家集代以邇者未之聞焉年六十六卒有梅崖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兄仕玠字筠園善爲詩長洲沈德潛稱之選拔貢生爲鳳山教諭有谿音集二卷仕琇弟子治古文者侯官官崇最賢崇字述言乾隆四十四年舉人有志齋文鈔一卷

褚寅亮

褚寅亮字搢升一字鶴侶長洲人乾隆十六年南巡
召試舉人授中書精治禮學篤好不倦元敖繼公儀禮
集說多巧竄經文陰就已說後儒苦經注難讀喜其平
易無疵之者寅亮謂繼公意不在解經而專與鄭立異
特其意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人不悟之耳
爲儀禮管見以發其隱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
爲西駁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
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
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曰勝者之子弟
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

滕觚於賓敖改觚爲觶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
禮宰夫主獻旣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
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
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
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
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
公子爲其妻縗冠敖改縗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
以縗故間傳云練冠縗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
言之曰縗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
士虞禮明齊醕酒敖以醕酒爲衍文駁之曰注明言有
酒無醕據下文普薦醕酒亦專言酒不及醕豈得妄解

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荅
再拜敖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衆賓荅一拜者大夫
爲主人也有司徹之荅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
安得以彼相例乎管見有四卷著其大略於此春秋僖
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過於防使鄆子來朝范甯駁公羊
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
以左氏歸甯之說爲近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無禮寅
亮又申公羊義云春秋之例女旣嫁則繫其夫國如紀
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
經書季姬及鄆子過次年乃書季姬歸於鄆不繫以鄆
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甯乎齊高固先書逆而

後書及已嫁之詞也季姬先書遇而後書歸未嫁之詞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未嫁則從內外之詞故曰季姬及鄆子寅亮頗善天文厯算少詹事錢大昕著三統術寅亮爲之校正月相求六朌之數六朌當作七朌推閏餘所在加十得一加十當作加七大昕服其精密寅亮又有公羊釋例三十卷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八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厯官刑部員外郎以病乞歸

卒於家

朱筠 程晉芳

朱筠字笥河又字竹君順天大興人父文炳官盤屋知縣筠生於盤屋學行高朗少有令譽與弟珪皆師秀水蔣德乾隆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越三年授職遷右贊善再擢侍讀學士坐爲安徽提學公事不舉貶秩故事左降官當爲尙書郎

高宗素知筠命纂輯四庫書因除編修

上方嚮意文雅廣收篇籍筠建言請訪天下遺書以補藝文之闕又以翰林院舊藏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爲前代古本上奏選擇繕寫登於著錄奏入上異之卽命施行由是亡書逸文出於大典者凡得五

百許部論次參定著於典籍之府矣筠再督福建學政
年間弟珪以學士往換其任兄弟相代持節前此所
有也筠教士有式謂士必先治經治經必先通文字
訓詁局公作爾雅釋詁居首保氏教六書說文僅存於
是班布許氏說文解字使學官子弟知所誦習故其從
之者皆誦說前訓敷揚經術彬彬然稱雅徒也有重刊
說文解字敘曰漢汝南召陵許君慎范蔚宗儒林傳不
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選除涿
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乘
許沖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
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

達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敎小黃門孟生李熹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賁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廿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敎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粵在永光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徐鍇曰和帝永光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光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

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達受學其考之於達作此書正當達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冲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衰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厯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雜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子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

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
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
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
之由地其或文奧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
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陋見不得而妄議已易
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
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據形聯系引
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敘
二卷本易敘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
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旣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
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

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奏春秦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從者逖從廷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刺聲而改從負半譌也驛之爲舜壘之爲壺囚之爲曲麝之爲爵全譌也以氣化之氣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气於是有俗餽字以萎飼之萎當矮而饑餒之餒當萎於是有俗餒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句已从勺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旣重其類璽从土而又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農之从晨凶聲玉

篇因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恧徐錯以爲當从凶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徐錯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乙聲古音奴來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爲乙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从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寘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子禍適稼穡匪懈徐鉉等以爲當從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翬翬一角仰也爾雅皆踊翬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戒黎戒从戈

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深則砢砢从冰从石履
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醜醜醜
亦爲醜醜醜詹諸縞衣緋巾緋从糸卑聲未嫁女所服
處子也周禮兆五帝于四郊兆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
也春秋傳修涂梁溼溼荊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
溼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溼則溼宜屬荊州在此
非也闕碧之甲碧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嫜矣嫜從
女監聲過溼也孟子噤噤猶沓沓噤噤多言也沓沓語
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汭國謂
四極汭从水入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汭府巾切西方極
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國

也此詰之可據者也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絜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辨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辭从辛爲臯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瞽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日不宜有襄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與爲束縛捽批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荆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非許

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刪是以觀象
闕文之訓明著於敘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
若江別汜涇舄殊擊已述救各引載旆爲坡當時孔壁
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雜陳殊形備視
豈容廢百舉一去都卽鄙耶又言別指一字以錙當劉
以勇當由以絕當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
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瀏之从水劉聲細之从絲由
聲勉之从力免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間傳寫者之
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
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
爲卜中乎費誓之費改爲柴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

釋文曾子問注作柴誓柴音秘鄭君說也童爲男有皐
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僮子備官而未
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
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
之僮从人皐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
書讀參商星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焞煌塞外泐澤在昆
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
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說也
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𠂔金刀謂許君脫其文
按劉之字从刀从金𠂔聲𠂔古酉𠂔非𠂔也讖記不可
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

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真人於篆貨或近真人泉豈得爲白水耶五行志獻帝初僞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重字从壬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斌古未嘗無斌字按彬字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又好金石文字以爲可證佐經傳在秘院啟請下郡國各采部內所有鍾鼎碑碣撫印上之以備甄校事雖寢論者仰其雅才好博寒品晚進悉力薦藉雖

涉形迹不以爲嫌所取士陸錫熊程晉芳任大椿皆南方高俊戴震邵晉涵汪中章學誠黃景仁先後引致幕下人謂不減庾杲之依王儉府也耿介疾俗先主諸城劉統勳家及統勳在內閣不肯通刺往候遇筠於朝戲之曰其忘我耶筠正色曰非公事不敢過丞相門也統勳稱曰狷者狷者大學士于敏中掌翰林院欲筠就見筠執翰林故事謂纂書官相見於館無往見禮敏中憾之間爲

上言筠纂書不勤

上曰命侍郎蔣賜棨趣之不之罪時人不多筠而多上之能知人能用人也善飲酒一舉數十杯不亂論事

侃侃無所避自比李元禮范孟博然詩筆清妙有登湖樓作云迺頌勸君何苦未使春波負秀州說者以比宋廣平之賦梅花輯十三經文字同異書未成而卒年五十三有文數百篇詩數千首爲笥河集

程晉芳字魚門江都人家饒於財喜吟詩友錢塘袁枚鉛山蔣士銓酬唱不倦乾隆七年應

召試授中書後十年成進士補吏部主事遷員外郎以大興朱筠爲師復從學於編修戴震遂究心經訓俄以纂修四庫全書改編修晉芳美鬚髯善談議後進有善譽之津津不去口晚歲家貲盡官京師至無以舉火乞假遊西安卒巡撫畢沅爲治其喪著周易知旨尙書今

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數十卷勉行齋文集十卷
龍園詩集三十卷

沈炳震 弟炳巽 炳謙

沈炳震字寅馭又字東甫浙之歸安人少好涉覽紀傳年月世系他人所不經意者必默識之人謂許懋通儀注之學比之炳震猶稍遜也既長才益闔雅卽新舊唐書同異加之詳審正宰相世系表之失於方鎮表補列拜罷承襲諸節目爲新舊唐書合鈔鄞人全祖望讀其書驚歎謂可依王氏漢藝文志考證例孤行於世也炳震落魄罕交接每出應試輒不得當以明經充貢終杭世駿云東甫明太傅襄敏公六世孫爲陸德明張參之學者也廿一史四譜五十四卷一紀元二封爵三宰執四諡法汪由敦稱其體蓋出於表厯之流而變其旁行

斜上者爲標目舉帝紀之要撮世家列傳載紀之綱類聚區分合平書志薈萃羣言之法亦史家之變例也其生平所致力於唐書尤深合鈔新舊之書爲二百六十卷除其重複補其遺漏最爲明備又以新書宰相世系表訂譌十二卷附後所著別有九經辨字讀蒙蠶桑樂府井魚聽編唐詩金粉如干卷又有增默齋集其所著詩也其少作在雙溪唱和集中初侍郎錢陳羣見炳震新舊唐書合鈔驚歎曰此今日之王贊善馬鄙陽也後以語詹事王弈清弈清因舉應博學鴻詞科試不合格放歸一年遽卒卒後六年陳羣遂錄其書以奏御高宗覽之稱善宣付史館其後校書之員爲唐書攷證

蘇頌采炳震之說著於篇炳震雖以不遇終作爲文章
蓋登諸天祿石渠與劉昫歐宋之書傳之無窮矣弟炳
巽字絳旃有補正水經注炳謙字幼牧號勞山貢生浙
督程元章將舉應博學鴻詞科試五法九說甚愛異之
因薦焉

黃任 高其倬

黃任字于莘號莘田永福人少有風貌趣好特異能爲五七言近體尤精奇康熙四十一年年二十舉於鄉屢擯禮部中間流寓蘇州頗事聲色不自顧藉病歸踰年謁選得四會令四會舊有隄綿亘數十里將就堙任相度土宜畚築厚且堅不匝月蔽事值歲饑爲粥以食餓者全活無算巨寇林某鼠穴鹿灣塘肆劫掠數邑受其害設方略招徠之調攝高要高要故領端溪三洞任有研癖喜過所望竭貲購之在公廨喜談詩頗弛縱無威儀於物屢有所忤大府浸不悅被劾免官任工書法初學於林佶吉人後得筆法於汪退谷詩學王新城後遊

吳越與顧嗣立俠君姜宸英西溟湯右曾西涯交詩益
進好賓客談諧談笑一坐盡傾罷官歸里壓裝惟端溪
石數枚詩束兩牛腰而已居於閩縣光祿坊起一小齋
以所蓄素研安設於中名曰十研齋或曰君作嶺外官
一清如是耶笑指其研曰我乃有此猶愧王僧孺矣任
豐髯美目爲人潔白皙每扶小童出遊得句則題屏壁
上自稱曰黃二久之官竟不起所作詩益芊眠清麗言
情獨絕有暑雨後坐月詩云雨洗月逾潔露寒光轉幽
露螢不自夜風葉已先秋烹茗籟遙起拂琴泉暗流清
宵形對影身世兩虛舟詠楊花云行人莫折柳青青看
取楊花可暫停底事不知離別苦後生還去作浮萍西

湖雜詩云珠襦玉匣出昭陵杜宇斜陽不可聽千樹桃花萬條柳六橋無地種冬青梨花無主草青青金縷歌殘翠黛凝魂斷蕭蕭松柏路滿天梅雨下西陵落花和張乾夫云萬縷春魂散紫烟啼鶯寂寂草芊芊秦宮一夕胭脂雨腸斷東歸沈下賢夢游仙云銀漢初傾月漸斜匆匆苦語迫臨霞餘杭酒盞何曾醉孤負麻姑到蔡家俱近才調集也乾隆壬午重赴鹿鳴宴鄉里榮之年八十矣其詩集曰香草箋人競傳之錢塘袁枚嘗謂我於今人之詩無所不嗜獨於香草齋詩味和堂詩有偏嗜焉然枚自作之詩別爲一家言標格與任不類任詩集初名十研齋集繼曰秋江詩集最後總名香草齋集

卷三
老年齋前羅植香草卽以香草名其集味和堂集總督
尚書高其倬所著也

高其倬字章之奉天鐵嶺人康熙甲戌進士雍正中歷
官雲貴閩浙總督改兩江管蘇州巡撫事總督趙宏恩
爲後進每齟齬之常有和許廷錄子遜中秋風雨後看
月韻詩云風雨初更歇涼蟾已在天淅淅終不溼炯炯
只孤懸髮映千莖白秋逢雨度圓三吳烽堠靜絃管自
年年其倬詩宗杜甫若宴罷白沈千帳月獵回紅上六
街燈自在騎牛今豎子苦辛逐鹿昔英雄薊州新城碧
雲寺諾詩皆具史筆歷官戶部尚書謚文良

厲鶚符之恆

厲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人其先世家慈谿故以四明山樊榭爲號生時有大鳥下庭中文采甚異遂以名之家貧寄沙門以居幼甚警悟初學爲詩便有佳句漸長於書無所不覩稱博洽補博士弟子員康熙五十九年臨川閣學李紱主浙江試事見其謝表詫曰此詩人也遂見敘錄計車至京後同郡湯右曾爲侍郎見其詩使人通意將禮致焉鶚卽日襆被出城竟不與相見鶚意制拙率不修威儀曳步緩行仰天搖首雖在衢巷時見吟詠意人多嫌其簡惟同縣周京杭世駿與之善一日不見輒相思也因頓旣久忽有捧檄之志裝未嚴卽發

謂人曰我詣吏曹謁選定得佳祿親得所養自此平生
願遂矣至天津縣羈滯數月浩然而返竟未入國門也
其詭越多此類一徵博學鴻詞未赴卒年六十二無子
有宋詩紀事一百卷遼史拾遺十卷南宋院畫錄八卷
樊榭山房詩集二十卷秋林琴雅六卷城東札記二卷
增修雲林寺志八卷皆行於世鶚詩數用新事世多未
見故重其富然獨抒襟抱常有清逸之作其七言近體
之善者妙絕時人浙中後生效之每以摺摭爲工吳郡
沈德潛又取其近於劉春虛常建談藝者失矣沈亦未
爲得也所爲詩若遊智果寺云竹陰入寺綠無暑荷葉
繞門香勝花人競傳鈔之寶石山云林氣暖時濛似雨

湖光空處淡於僧元日對雪云無人可造眞閒日有雪
相娛此老翁山莊卽事云蔬圃鳥鳴清境界竹房人語
佛家風南湖秋望云橫塘秋水明菰葉老屋斜陽上蘇
花同縣符之恆其弟子也

符之恆字聖幾縣諸生事厲鶚學爲詩鶚喜其婉約有
南竹集四卷所居名秋聲館杭世駿爲之銘略曰白藏
司律寂寥悽清涼颺墮葉空階一鳴童子開戶不見其
處明河星稀幽砌蟲語蕭蕭短檠美人獨居竹爐烹泉
還讀我書可想見其標致

法式善

法式善字開文又字梧門號時帆爲蒙古爾濟氏隸內務府正黃旗少爲官學生補諸生食廩餼乾隆四十四年中式舉人次年成進士廷試三甲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四庫館提調官十月遷司業五十年

高宗臨雍率諸生七千餘人聽講禮成

賞賚有差遷詹事府左庶子本名運昌

命改今名國語言竭力有爲也五十一年遷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五十六年大考不合格左遷工部員外郎次年大學士阿桂薦補左庶子時有言昭忠祠庭宇湫隘請五品以上同立主法亟言其不可請仍舊惟兵丁

用細字合書於主阿文成公甚然之五十八年升祭酒以讀書立品勗諸肄業知名之士一時甄擢稱爲極盛嘉慶四年坐言事不當免俄起編修遷侍講尋轉侍讀七年遷侍講學士慕明李東陽之爲人修其祠墓爲作年譜所居積水潭卽李文正故居也會大考復落學士爲贊善俄遷洗馬十年升侍講學士坐修書不謹貶秩爲庶子在館纂文穎復纂全唐文旋乞病家居養病以宗尙前賢誘掖後學爲已任歲癸巳讀書僧舍卽署名曰詩龕好爲詩詩宗韋柳題云情有不容已語有不自知天籟與人籟感召而成詩又云見佛佛在心說詩詩在口何如兩相忘不置可與否又七言摘句云野烟村

店誰沽酒疎雨小樓人賣花海內名流投贈諸作輒投
龕中作詩話復取諸師友詩略以年代編次爲湖海詩
六十餘卷所著有存素堂詩初集二十四卷二集六卷
存素堂古文六卷續集二卷清祕述聞十六卷槐廳載
筆二十卷又有同館賦鈔三十二卷同館詩鈔二十四
卷續鈔補鈔十四卷十八年卒卒年六十一

錢載

錢載字坤一號蘅石秀水人勵志篤學學詩於桑調元有蘅石詩集四十九卷詩神景開闢不名一家能於古人外自成面目大興翁方綱贈以詩有云奔流萬里河之曲上下千年漢以來善鑒別書畫尤工繪事家徒四壁立晚年致仕歸藉以給朝夕閒倣黃鶴山樵長林修竹極雨葉風枝之妙中雍正壬子副車乾隆丙辰舉鴻博不遇其後復舉經學仍不遇至壬申成進士改庶吉士年四十五矣是年會試在八月題卽廿年前副榜題也與退之不貳過論題事正相類後官至禮部侍郎蘅石襟情蕭曠人眞率性豪飲常偕朱竹君金輔之陳伯

恭王念孫過法時帆冬夜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時竹君推戴東原經術而擇石獨有違言論至學問得失處顧發赤聚訟紛拏及酒罷出門斷斷不已上車復下者數四月苦霜疑風沙蓬勃餘客拱立以俟無不掩口笑者嘗論詩云三百篇都是疊此語可參王庚戌年八十三猶喜清談不倦也集中詩時有獨到處王述庵乃謂其率然而作蓋未細觀其全集如到家作云久失東牆綠萼梅西牆雙桂一風摧兒時我母教兒地母若知兒望母來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萬念不如灰曝檐破襖猶藏篋明日焚黃祇益哀又如宜亭新柳云寶花倉口起東風雞唱星懸賦惱公笛裏關山今是溪

梢頭明月本來空一聲玉折涼州怨萬里雲陰杜宇紅
歸去傷心原有路依然水驛綠烟中句句賦物却句句
悼人全是真氣貫注五言摘句露氣溼松竹無風滴如
雨人氣得涼定市聲隨笑來尙有平生意今成未盡言
皆切景造句柳下惠墓云聖自先尼父風還踵伯夷七
言摘句老嫗古祠盃琰火羣兒高阜紙鳶風扇影衫痕
秋水上柳絲荷蓋夜燈前摯虞禮自心喪議宋玉魂終
像設招村居云王官谷小雲同住華子岡深犬夜嗥武
昌云出城樓閣連山起對岸人家兩郡開風調自然不
愧鉅手

鄭燮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乾隆元年進士官知縣以歲飢爲民請賑忤大吏罷歸有板橋詩鈔燮少失恃賴乳母費撫養成人初歲飢乳母晨負入市以一錢易一餅置其手始治他事數年貧益不支其夫謀去他所乳母不敢言常帶泣容汲水盈甕爲置薪數日而去燮入室見竈上猶有飯一器菜一盂輒持以泣益自厲也未幾費復來其子俊已得提塘官屢迎養不肯去大令詩云平生所負恩不獨一乳母又云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讀之令人流涕大令工畫蘭竹書法楷隸行三體相參古秀獨絕時人謂大令有三絕曰畫書詩三絕之

中三真曰真氣真意真趣也性疎曠灑脫然見地極高
命意極厚嘗攜一囊阿堵物塊銀雜果食之類皆置於
內遇故人子或鄉鄰之貧乏者隨所取贈之詩不拘體
格興至則成頗近香山放翁嘗有詩云四十科名五十
旃旌妻孥綺縠童僕羹何功何德以安以榮其家書
云凡人於文章學問輒自謂已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
俱是微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世人能誦此
言庶幾不忘本來面目大令生平詞勝於詩弔古據懷
淋漓慷慨與集中家書數篇皆世間不可磨滅文字又
有句云官差分所應吏擾竟何極最畏硃標籤請君慎
點筆凡百有司敬而聽之

沈德潛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乾隆四年進士官禮部侍郎加尙書銜諡文愨有竹嘯軒集歸愚詩鈔康熙三十三年補博士弟子員雍正十二年舉博學鴻詞乾隆元年徵至京試不合格不遇歸三年中本省舉人年六十六矣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七年留館輪班引見命和消夏十詠曰沈德潛係老名士有詩名嗣後有矢音集因事納規詠柳絮和駿骨圖觀打魚和各省告豐之作皆寓意深遠九年年七十二充湖北主考官十一年七月夜夢俞淑人醒而成詩有三年我未看瓜苦四紀君惟饜薺甘句進呈新詩內此詩未刪

上見之謂汝旣悼亡何不假歸料理卽進摺請假
上賜詩有我愛德潛德句錢司寇香樹因贈詩云

帝愛德潛德我羨歸愚歸尤藝林傳誦也十二年入直
上書房十三年充會試總裁官六月同南直諸臣恭和
悼孝賢皇后輓章中有兒字亡字兩韻難於措辭和云
普天俱灑淚老耄似童兒又海外三山杳宮中一鑑亡
命卽寫卷後傳示衆臣十四年年七十七患噎未愈
上傳旨許其歸里享林泉之樂朕與之以詩始亦以詩
終其校閱詩稿校畢起行大司馬梁詩正捧到
御製十二本德潛逐日恭閱閱過四本先繳進
上命之曰改幾處俱依汝惟大鐘歌中云道衍饒被榮

將命汝改榮國因道行封榮國公也榮將本黃帝時鑄
鐘人汝偶然誤會然古書讀不盡有我知汝不知者亦
有汝知我不知者餘八本盡心校勘不必依回旋出
賜詩一首起云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結云近稿經
商榷相知見始終沖然若谷之懷古帝王所未有也閱
畢繼進恭進四詩陞辭又卽用陞辭四律韻

賜詩云笑予結習多難遣嘉汝臨文不忘箴

君恩優渥幾於略分在旁觀亦皆歔歛感歎也十六年
駕幸清江賜詩云玉皇案吏今煙客天子門生更故人
是年十一月到京祝嘏進詩集求序

上欣然許之小除夕撰成手書以賜且謂比之高青邱

王漁洋有過之無不及序文中稱歸愚叟并云他日見訪山居卽以爲愚公谷也從古無君序臣詩者傳之史冊後人猶歎羨矣二十二年丁丑加尙書銜

賜詩有星垣帝友豈無友吳下詩人尙有人句二十七年壬午年九十同錢尙書陳羣舟行至常州迎

鑾隨至浙有二老江浙之大老新從九老會中回句則與陳羣同

賜詩也文慙少學於吳江葉星期變葉居橫山故新城尙書寓書尤滄湄問確士云橫山門下尙有詩人所選別裁諸集匯千古之風騷聚一時之壇坫年至九十八而終蓋得於天者厚矣或謂西林相國開藩江左立春

風亭招延美士刻南邦黎獻集德潛與其選中旣進呈
御覽沈之受知自此始也海外日本琉球走驛傳索沈
尙書詩集門下士王光祿鳴盛錢宮詹大昕王少寇昶
曹侍講仁虎趙少卿文哲吳舍人泰來黃明府文蓮彙
刻吳中七子詩以文章氣節重天下可謂盛矣張維屏
曰文憲詩綜貫今古專尙盛唐中歲以前多精心結撰
之作如造化理所無到者人方識辛苦苟未經奇快何
由得地僻多遠心情眞寡浮語多謗緣違俗無成爲近
名九原可作惟隨武千里相思是向期隨舉數則皆有
軌轍可循晚年情性所至稱心而言然亦範我馳驅不
以名位旣高肆爲野戰卽詩以觀亦足徵神明之彊固

天之厚以福澤非偶然也

文獻徵存錄卷五終